



嚴和尙

卷十三
畫鑿

就日錄 茅亭客話 閒談錄 卻掃錄 倦遊錄 稽神錄
游宦紀聞 芥隱筆記 楚史禱祝 慎府燕閒錄 博異志

卷十四
因話錄 幽怪錄 續幽怪錄 泊宅編 相鶴經 相與經 土牛經
質龜經 養魚經 禽經 洞宴記 廣知

說郭

十三之十五

晉畫衛協晉人也唐名畫記品第在顧生之上世不多見其
蹟畫譜所傳鬪虎鬪余並見之乃唐末五代人所為
耳真蹟不可見矣或云顧愷之畫如春蚕吐絲初見甚
平易且形似時或有失細視之六法兼備有不可以語言文
字形容者曾見初平起石鬪夏禹治水鬪洛神賦小月
天王知其筆意如春雲浮空流水行地皆出自然傳染人
物容貌以濃色微加點綴不求暈飾唐吳道玄早年嘗
慕愷之畫住置筆意大能彷彿宣和紹興便題作真
蹟覽者不可不察也
謝祿云愷之畫迹不迨意聲週其實近見唐人摹果得

其說六朝畫陸探微與愷之齊名余平生心見文殊降靈真蹟部
從人物共八十人飛仙四皆各有妙處內亦有番僧手持觸髅
孟者蓋西域俗然此卷行筆緊細無纖毫遺恨望之神采
動人真希世之寶也今藏秘府後有維摩像觀音像觀利
支天像皆不迨之張彥遠謂休運導舉風力頓挫一點一
佛動筆新奇非虛言也

展子虔畫山水大抵唐李將軍父子多宗之畫人物描法
甚細隨以色暈開余嘗見故事人物春山人馬等鬪又見
北齊後主辛晉陽宮鬪人物鬪部神彩如意度具足下為
唐畫之祖六朝人畫魯義姑鬪一兵士持戈作勇猛之勢

義姑作安詳谷問之態棄所生子於地作畏懼怖急挽母衣
之狀而所抱之子以兩手抱義姑之項回視兵士一、如生筆
法細潤傳色鮮明望而知其非唐畫舊藏申屠大用家今
歸義與王氏王藏繆畫至三百軸此為最也

閻立本畫三清像異國人物職真為傳法太上像五星像皆
宣和明昌物譜見之及見步輦畫太宗坐步輦上宮人十
餘輿輦皆曲眉豐頰神采如生一朱衣髯官執笏引班後
有贊普使者眼小團花衣及一從者贊皇李衛公小篆顯
其上唐人八分書贊普辭婚事宋高宗顯印完貞奇物
也王芑子慶家收閻令畫西域畫為唐畫第一趙集賢子

昂顯其後云畫惟人物最難器眼舉正又古人所特留意者
此二條盡其妙至於髮采生動有欲語狀蓋在虛無之間真
神品也吳道子筆法超妙為百代畫聖早年行筆差細中
年行筆磊落揮霍如尊菜條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動方圓
平正高下曲直折弄停分莫不如意其傳承於焦墨痕中
畧施微染自然超出縑素世謂之吳衣當時弟子甚多
如盧稜伽楊庭光其尤者也五代宋繇亦能彷彿終不
甚似覽者當意得之常見道子焚或像烈焰中神像威猛
筆意超動使人駭然上有金章宗顯印秘在內府又見
善神之燈摩利諸天像帝釋像木紋天尊像及行道觀音

托塔天毗沙門神等像行筆甚細恐其弟子輩所為耳
王右丞維士人物山水筆意清潤畫羅漢佛像致佳平生喜
作雪景劔閣棧道驟網晚行捕魚雪凌村墟等畫其畫
輞川畫世之最著者也蓋其胸次瀟灑意之所至落筆便
與庸吏不同周昉善畫貴游人物又善寫真作士女多穠
麗豐肥有富貴氣李思訓畫著色山水用金筆揮映為一
家法其子昭道變父之勢妙又過之故時之號為大李將軍
小李將軍至五代蜀人李昇工畫色山亦呼為小李將軍宋
宗室伯駒字千里復倣效為之嫵媚無古意余嘗見神女
畫明皇御苑出遊畫皆思訓平生合作也又見超通海岫畫

絹素百碎相存神采觀其筆墨之源皆出展子虔輩也

曹霸畫人馬筆墨沉着神采生動余平生凡四見真蹟一奚官
試馬畫在申屠侍御家一調馬畫在李士弘家並宋高宗題
印其一下槽馬畫一墨一驕色圍人皆立見頰眉鬚髻奇甚
其一余所藏馬人畫紅衣美髯奚官牽玉面駢綠衣闥官牽
照夜白筆意神采與前三畫趙集賢子昂嘗題云唐人善
畫馬者甚衆而韓曹為之最蓋其命意高古不求形似所
以出衆工之右耳此卷曹筆無疑圍人太僕自有一種氣象非
世俗所能知也集賢當代賞識豈欺我哉常娘畫馬松石
更佳世不多見其筆法磊落揮霍振動杜子美詩所謂戲

拍禿筆掃驂驕倏見騏出東壁者余嘗收紅韉覆皆駄馬
鬐筆力勁健駿尾可數如顏魯公画法徃歲鮮于伯幾見
之驚嘆累日嘗賦詩曰渥洼產馬如產龍常嫗画馬如画
松竒文也惜不成章而卒

韓幹初師陳閔後師曹霸畫馬得骨肉停均法遂與曹
常並馳爭先及畫貴游人物各臻其妙至於傳染色入
縑素余嘗見其人馬画在錢塘王氏奚官引連錢駄
脂驕又見一卷朱衣白帽人騎五明馬四蹄破碎如行水中
乃李白時舊藏在京師見明皇試馬画三馬画調馬画五
陵游俠画照夜白粉本上有幹自書內供奉韓幹照夜白

粉本十字要知唐人画馬虽如曹常韓特其最著者後世
李公麟伯時畫馬專師之亦可謂優聖域者也戴嵩專画
牛為韓晋公混慕容專師法於韓而青出於藍者也不為
画牛至於川原厨石牧子樵童亦各臻妙余凡七見真蹟一
在揚州司得用家二牛相鬪毛骨竦然一在四明士人家一
牛引犢竒甚又見三牛画渡水牛画歸牧画皆合作也古
人云牛畜非文房清玩若其筆意清潤開卷古意勃然有
田家原野氣象余於嵩有取焉

韓晋公混畫人物及馬牛画嘗見其田家移居画村童燈
戲画醉客画鼓腹画學士画及牛画數本人物源流顧陸

牛畜題其所長戴嵩得其餘緒有名於世是蓋人物不及
而牛獨過之也陳閔開元中人画人物得名明皇幸蜀作金
橋畜人物閑生之余見其照夜白馬畜筆法細潤在曹韓
下

唐人花鳥邊鸞最為馳譽大抵精於設色穠艷如生其他
画者雖多互有得失歷五代而得黃筌資集諸家之善
山水師李昇鶴師薛稷龍水師孫位至於花竹翎毛超出
衆史空之可齊名者為江南徐熙志取高尚画草木魚
蟲妙奪造化非世之畫工所可及也熙画花落筆頗重中
畧施丹粉生意勃然黃之子居宝居家熙之孫崇嗣崇

矩各得熙家學熙之下有唐希雅亦佳多作顛筆棘針是
效其主李重光書法後有長沙易元吉作花果禽畜尤長
獐猿多游山林窺後穴禽鳥之樂畜其天趣若趙昌惟以
傳染為工求其骨法氣韻稍劣也又如滕昌祐立慶餘葛
守昌催白艾宣丁貺之徒皆得其緒餘以成一家要知花鳥
一科唐之邊鸞宋之徐黃為古今規式所謂前無人後無
來者是也尉遲一僧外國人作佛像甚佳用色沉着堆起
絹素而不隱指平生凡四見真蹟要不在盧稜伽之下
楊庭光學吳生行筆甚細而不弱畫佛像多在山林中

裴寬善畫小馬宣和所藏一卷余嘗見之作山林間小馬
十數蕭散間遶筆墨甚雅真奇作也

張璪松石清潤可愛平生嘗見四本並佳後得山堂琴會
齋趙子昂見之歎得不與因題云張璪松人間最少此卷
幽深平遠如行山陰道中誠寶繪也翟琰師吳生大不
及唯得傅色之法嘗見孔雀明王像甚佳

周古言画在周昉之下文矩之上有夜遊齋傳於世

張萱工仕女人物尤長於嬰兒不在周昉之右平生凡見十
許本皆合作画婦人以朱暈耳根以此為別覽者不可不
知也

王洽潑墨成山水煙雲慘淡稅去筆墨畦町余小年見一幅
甚有意度今日思之始知為洽畫再不可見也湯子昇畫
人物極妙江南人盧鴻一画傳世不多余見宋人摹其草
堂齋筆意位置清氣襲人真蹟可知其妙也

范長壽醉道齋曾見二本皆直軸筆法緊實可愛用色
亦潤蜀人画山水人物皆以孫位為師龍水尤位所長者
也世言孫位画水張南本畫大水水本無情之物二公深
得其理嘗見孫位水位魚龍出沒於海濤神鬼變威於
雲漢覽之凜然真傑作也唐無名人畫至多要皆望
而知其為唐人別有一種氣象非宋人可比也

荆浩山水為唐宋之冠閔全嘗師之浩自號洪谷子作山水訣為范寬輩之祖

陸晁畫人物極工元章畫史經其庶人章余嘗從同里葉氏見之描法甚細而有力又有解厄天官像等數幅皆粗惡可厭蓋晁畫自有二種細者為上

五代左礼與韓虬同名畫佛像入妙曾見畫十八尊小羅漢坐岩石中筆意甚工不在韓虬之下

閔全霧嶺山閔岳差嫩是蚤年真蹟在京師人家

董元天真爛熳平澹多唐無此品在畢宏上此米元章議論唐画山水至宋始備如元又在諸公之上樹石幽潤清潔

蚤年髻頭頗多暮年一洗舊習余於秘府見春龍出蟄圖孔子笑虞丘子春山圖溪岫秋山圖及窠石二幅於人間約見二十本皆其平生得意合作元之後有鍾陵僧巨然及劉道士劉與巨然同時畫亦同但劉畫則以道士在右巨然則以僧在左以此為別耳要皆各得元之一脉至米氏父子用其遺法別出新意自成一家然得元之正傳者巨然為最也

董元山水有二種一樣水墨髻頭疎林遠樹平遠幽深山石作麻皮皴一樣者色皴紋甚少用色穠古人物多用紅青衣人面一用粉素者二種皆佳作也

周文矩畫人物宗周昉但多顛掣筆是學其主李重光
畫法如此至畫仕女則無顛筆

李後主命周文矩弘中看韓熙載夜燕畵余見周画二本
至京師見弘中筆與周事蹟稍異有史魏王浩題字并
紹勳印虫非文房清玩亦可為淫樂之戒耳

唐熙雅弟忠祚花鳥亦入妙品在易元吉之下若用墨
作棘針易不能及之也

徐熙畫花果多在澄心紙上至於畫絹紋稍麗元章謂
徐熙絹如布是也

李昇畫山水嘗見之至西嶽降霧畵人物百餘躰勢生

動者有未填面目者是其藁本上有紹興題印若無之則以
為唐人藁本也

道士牛戩信筆作寒鵲野雉甚佳

宣和画譜載唐李漸画馬筆和氣調今古無儔及見三馬
畵與子所聞甚不逮然自有一種氣韻不可以形似求之也
支仲元画神仙人物多作奕棋之勢筆法師顧陸緊細有
力人物清潤不俗每見高宗題作晋六朝高古名筆者多
仲元作當有知者賞余言

唐畫龍畵在東浙錢氏家絹十二幅作一幘其高下称是中
心畫一龍頭一左臂雲氣膝湧墨痕如臂大筆蹟圓勁

沈著如卵一鱗如二尺盤大不知當時用何筆如此峻利上有
吳越錢大王書曰感應祈雨龍神並書事蹟舊題作吳道
子要知唐人無疑也

嘗見紙上画一人一騎甚佳後題永徽年月日大原王弘畫
不知弘為何人徧告不出信知唐人能画者固多記錄不能
盡也仕女之工在於得其閨閣之態唐周昉張萱五代杜霄
周文矩下及蘇漢臣輩皆得其妙不在施朱傅粉鏤金佩
玉以飾為工余嘗見收宮女画文矩筆也置玉笛於腰帶中
自視指爪情意凝矜知其所思也又見文矩画高僧試筆
局在錢唐氏家一僧攘臂揮翰旁觀數士人咨嘆噴之

態如聞有声真奇筆也

董元下山画今在史崇文家天真爛熳拍塞滿軸不為虛歇
烘鎖之意而幽深古潤使人神清爽朗如人行山陰道中應
接不暇豈意數尺敗素亦能若是耶

顧德謙蕭翼賺蘭亭画在亶與岳氏作老僧自負所藏
之意口目可見後有米元暉畢少董諸公跋少董畢良史
也跋云此画能用朱砂石粉而筆力雄健入本朝諸人皆所
不能比立塵柄指掌非盛稱蘭亭之美則力辭以無蕭君
袖身營度琴縮其意必欲得之皆是妙處畫必貴古其
說如此又山西董藻跋云對榻僧斲色可鞠旁僧亦復

不悅僧物果難取哉

唐人畫李八百妹產黃庭經畫曾於司德用家一本萬山中一白衣婦人踞地臨溪洗一本經之毫光燭天殊不知其意也

胡環畫番部人馬用狼尾製筆疏渲駿尾緊細有力至於穹廬什物各尽其妙司德用家哨鷹畫真妙品也

阮郫人物各尽其妙且秀美見者愛玩錢唐人家有賢妃盥手畫尤佳絕

五代婦人童氏畫六隱畫見子宣和畫譜人藏山陰王子才監簿家乃畫范蠡至張志和等六人采舟而隱居者

山水樹石人物如豆許亦甚可愛

黃荅畫枯木信不塗抹畫竹如軒窗截鋸至京見二幅信天下奇筆也衛賢五代人畫作界畫其可觀余嘗收其盤車水磨畫佳甚又見王子慶驢鳴畫亦佳但樹木古拙皴法不老耳

胡翼工畫人物閔全畫山水人物非其所長多使翼為之僧貫休畫羅漢高僧不類世俗容貌

郭乾暉畫鷹鳥得名于時鍾隱亦負重名自謂不及乃變姓名受痛於郭經年得其筆意求去再拜陳所
以郭憐之畫以傳受故與齊名古人用心獨苦者如此

却登畫馬甚俗嘗見人馬畫不過一工人所為殊無意
上有宣和題印又曾見袞塵馬畫後有篆文曰金陵郝
澄極妙如是子又見渲馬畫亦俗始悟袞塵馬是無名
人筆後人妄加篆文以取重不知反累畫也

陸瑾江南人畫捕魚畫大抵宗王右丞嫵媚過之又嘗見
溪山風雨畫尤佳

屬婦真五代人畫牛甚妙嘗見牧牛畫大幅遠山清潤人
牛間邊後有八方書羽士屬婦真筆舊藏高仲山家今
不知在何處張符畫牛得名于唐曾見渡水牛一卷甚
平嘗在戴嵩之下符自號煙波子

曹仲玄三官及五方如來像余曾見之聞江南王氏家有白
衣觀音像未見大抵曹師吳生不得其法晚自作細筆畫
以自別為一家在支仲元下

孫夢卿松石問禪畫在錢唐人家一松清潤一僧甚閑雅一
士人作問答尊禮意筆法精妙古稱為孫吳生名不虛傳也
僧傳古龍體勢勝董羽作甚不逮僕平生於龍畫最多
留心者覽葉公之迹不可復見秘閣曹弗與龍首於傳見
之張僧繇吳道子輩所作不傳于世唐昼曾見錢氏所藏
十二幅絹素作一臂五代傳古龍約看至十四五本亦曾
收過三本大抵得蜿蜒升降之態而猶未免於画法且看

馬畜要識神駿畜要識變化故画龍馬最難盖一主於變化出沒必流於戲墨於画法甚虧若拘於画法則又乏變化之意故龍畫尤難董羽專門之學亦不拘於形似元章云董羽龍似魚傳古龍似蜈蚣真知言哉嘗見董元龍數本皆清奇可愛元之長政不在是姑置勿論近世陳容公儲本傳家者流益龍深得變化之意泼墨成雲噴水成霧醉餘大叫腕中濡墨信手塗抹然後以筆成之升者降者俯而欲嘘者怒而視者踞而瓜石者相向者相鬪者乘雲躍霧戟沙出水者以珠為戲而爭者或全躰發見或一臂一首隱約而可名狀者曾不經意而比皆得

神妙豈胸中自有得於天者耶

五代袁焱宋徐白善画魚及觀其迹不遑得凡間物耳使人徒起炙膾之興獨文臣劉寀畫水中魚雖画萍水荇觀之活動至於魚鱗尾性情游潛迴泳皆得其妙平生嘗觀其画近見落花遊魚畫紅桃一枝飛花數片一赤鯉漾輕波吹落英深深得詩人之意僧運能五代人善画佛像

宋畫國朝附

氏宗元宋之吳生也畫人物行筆如流水神采活動嘗見朝先作仙蜀作五方帝君群從眼御眉目顧盼一如生前輩甚称賞之營丘李成世業傳胸次磊落有大志寓於山水

凡煙雲滅水石迷間平遠險易之形風雨晦明之態莫不
曲尽其妙議者一為古今第一傳者世雖多真者極少元章
平生只見二本至欲作無李論蓋成平生所画祇自娛耳既
勢不可逼利不可取宜傳世者不多宣和御府所藏一百
五十九卷真偽果能辨耶翟院深臨摹彷彿亂真若論
神氣則霄壤之分也宗復古李公平生說陳用志皆宗師
之得其遺意亦足名一世郭熙其弟子中之最著者也

范寬名中正以其豁達大度人故以寬名之画山水初師
李成既乃嘆曰与其師人不若師諸造化乃脫舊習遊秦
中徧觀奇勝落筆雄偉老硬真得山骨家宋三山水超

絕唐世者李成董元范寬三人而已嘗平評之董元得山之
神氣李成得山之躰貌范寬得山之骨法故三家照耀古
今為百代師法寬尤長雪山見之使人凜凜其弟子黃懷玉
紀真商訓然黃失之工紀失之似商失之拙各得其一躰若
懷玉紀真商訓刻意臨摹其雪山遇得意處淺意未易
斷也

郭熙河陽人宗李成善得煙雲出沒峰峦隱顯之態嘗論
画山曰春山淡冶而如暎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
收冬山慘淡而如暍觀其議論可知其画也僕平生見真蹟
約五十本然絕佳者不過一二十軸而已然山頂峻險學者

苟失其意或匾薄無雲深林密之態後世楊士賢顧諒皆學之

許道寧初賣藥長安市中画山水以集衆故蚤年画俗惡太甚至中年成名稍自檢束至細微處如入妙理傳世甚多佳本極少峰頭直皴而下是其得意也

王詵字晉卿學李成山水清潤可愛又作着色山水師唐李將軍不今不古自成一家內臣馮瑾慕其筆墨臨倣亂真高宗竟題作王詵觀者不可不察也然余能望而知之

李伯時宋画人物第一專師吳生照映前古者也画馬師韓幹不為着色獨用澄心紙為之惟臨摹古画用絹素着色筆法如雲行水流有趯倒作天王佛像全法吳生士人高仲常專師伯時彷彿亂真至南度吳興僧梵隆亦師伯時但入物多作出水紋稍之神氣若画馬則全不能也伯時暮年作画蒼古字亦老成余嘗見徐神翁像筆墨艸神氣炯然上有二絕句亦老筆所書佳作又見伯時摹韓幹三馬神駿突出嫌素今在杭州人家使韓復生亦恐不能尽週也

王端畫人物古拙無神氣

石恪畫戲筆人物惟面部手足用画法衣紋麓筆成之

武岳長沙人工画人物尤長於天神星像用筆純熟其子洞清能世其孝過父遠甚凡世間星像天神藥王等像傳流甚多神妙不俗大抵与武宗元相上下而神彩勝之宗元朝元仙仗畫昔藏張君錫家今歸杭人崔氏儘一疋絹作五帝朝元人物仙仗皆頃相倚大抵如寫妙書然亦奇物也

王士元善画山水屋木宣和画譜心於山水却收山閣畫一卷至稱其兼有諸家之妙人物師周昉山水師閔仝屋木師郭忠恕凡所下筆皆極精微却於宮室叙論中貶之云如王士元輩可以皂隸目之議論相反者每如此

高克明山水雖工不免画人之習無深厚高古之氣趙幹画山水多作江南景風致不俗杭人收秋沙畫上有宣和題印佳甚翟院深李李成畫山水臨摹逼真自作多不佳世所有成画多此人為之

王齊翰画佛像神仙山水筆法雖佳不免近俗若入細者固勝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畫花鳥如生人但以筆後名之燕季曰画之藝雖小至于使人鑒善勸惡聳人觀听見筆法緊細神采如生江南見陳元達鎮樹石並做忠義之氣穴出謙素在京師見阮孚蠟屐畫人物樹石並做顧陸後有郭礼所受追贈太師誥命是其家藏之物子孫

就以告命附其後真奇品也

文與可竹真者甚少平生止見五本偽者三十本往見張受益古齊泥壁屏上倒垂枝上顯熙寧二年己酉冬至日巴郡文與可戲筆奇作也後見細画三本一一如此題筆墨皆相似天地間未見者尚多豈與可一日間能作此類本耶然真偽一見自可辨之

東坡先生文章翰墨耀照千古復能留心墨戲作墨竹師文與可枯木奇石時出心意僕平生見其謫黃州時於路途民家鷄栖豕牢間有聚竹木石因畫其狀作木葉亦細紋其縷及在秘監見拳石老檜巨壑海松二幅奇

恠之甚墨竹凡見十四卷大抵寫意不求形似僕曾收枯木竹石畫上有元章一詩今為道士黃可玉所有矣亦奇品也米芾元章資高邁書法入神宣和立書畫李耀為博士初見徽宗進所画楚山清曉畷大稱旨復命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筆擲照耀皇宋萬古徽宗潛立於屏風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稱賞元章再拜求索所用端溪硯因就賜元章喜拜置之懷中墨汁淋漓朝服帝大笑而罷其為豪放類若此作画喜寫古賢像山水其源出董元天真發露恠恠枯木松石時出新意然傳世不多耳其子友仁字元暉能傳家李作山清致可掬亦畧變其尊人所為成一家法

煙雲變滅林泉點綴生意無窮平生亦珍玩不曾易手太
常時翟耆年有詩云善画無根樹能描朦朧云妃今身
貴也不宜與問人其為世貴重如此余平生凡收數卷散
失不存今但有一橫披紙画工題數百字今師量元元暉
第一品也其弟友知亦善画亦能書元章云幼見友知代
吾名書碑及乎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受其小楷
云每示間可使令嗣書謂友知也

元章嘗稱畢亭李用字景元作翎毛有天趣樹木不佳
僕屢見其画樹木甚拙禽鳥佳處多

宋宗室如千里希遠皆得丹青之妙如大年小景墨雅
雜禽又出尋常宗室筆墨之外者

猴玉宗漢墨雁可入神品

宋迪字復古師李成清清士大夫画中最佳在李公年之
下其猶子子房亦得家法

劉涇字巨濟與元章同為書画友作枯木有奇思周怡
者画院人宣和末承應摹倣唐画有可觀

崔白蘆雁之類雖清致余平生不喜見之獨有一大軸絹闊
二丈許長二丈許中濃墨塗作八大雁尽飛鳴宿食之態
東坡先生大字題詩曰扶桑之暈如瓦盎天女織絹雲漢
上往來不遣鳳脚梭誰能敲臂投三丈云云真白之得

意筆也

李伯時十六小馬圖至京師始見之紙素數寸中作山林十六馬飲水斂卓樂天趣於其間神駿可愛伯時小字題其後今在郝大叅家徽宗自旁遊化城圖人物如半小指累數千人城郭宮室麾幢鼓樂仙嬪其事雲霞霄漢禽畜龍馬凡天地間所有之物色：具備為工甚至觀之令人起神遊八極之想不復知有人世間奇物也今在嘉興陳氏又見其臨李招道摘瓜圖舊在張受孟家今聞在京師人某處畫明皇騎三駿照夜白馬出棧道飛仙嶺乍見小橋馬驚不進遠地二人摘瓜後

有數騎漸至奇迹也

程坦元章時人善襍畫往見之張受益收松竹幢三八幅頗佳如人物甚俗城南李氏收鍾馗小妹二幅甚惡元章謂程坦能汙茶坊酒肆壁者此論真是也

花光長老以墨暈作梅如花影然別成一家致所謂寫意者也傳世不多僕平生止見四五本子昂李其枝條花用別法宋南度士人多有善畫者如朱郭儒希真畢良史少董江參貫道皆能画山水窠石若画院諸人得名者若李週唐會馬貴下至馬遠下至李迪李安忠樓觀果楷之徒僕於李唐差加賞閱其餘亦不能悉別也

畢少董能画山水不在宋希真之下僕嘗見之故表異以語後人馬和之作人物甚佳行筆飄逸時人目為小吳生更能脫去俗習留意高古亦人未到之也

池州昼工作九華秋浦箇元章云其有清趣師董元僕平生凡有七八本其工緻甚多信元章之說不妄

楊浦之墨梅甚清絕水仙以奇自號匪禪道人

楊升雅江右人墨梅甚佳大抵宗浦之別出新意水仙蘭亦佳

趙孟堅子固墨蘭最得甚妙其葉如鐵花莖亦佳作食用筆輕佛飛如白晝狀前人無此作也画梅竹水仙松枝

戲墨皆入妙品水仙為尤高子昂專師其蘭石覽者當自知其高下近世牧溪僧法常作墨戲麓惡無古法

廡布字仲宣画枯木衰竹奇石清致不俗本李東坡青出於藍自号射澤老人昼松栢亦奇杭州龍井寺版壁画松石古木二幅得筆後有玉清并亦画枯木竹石臨倣逼真但筆墨麓惡少生意耳

常州太和寺佛殿後壁有徐友昼水名清濟貫河中有筆尋其端末長四十丈觀者異之友之妙豈在是哉筆法既老波浪起伏得其水勢相對活動愈看愈奇水火間寺屋尽燒而此殿巍然独存豈水能壓之耶

金人王庭筠字子端画枯木竹石山水往見之独京口石
民瞻家出竹槎舄武陵劉進甫家山林秋晚舄上逼古
人胸次不在元章之下也

金人楊秘監者畫山林水全專師李成

任詢字君謨金國人草書入能品昼山水亦佳在王子端
之下

金顯宗章宗父也画墨竹俗惡章每題其籤金人画
馬極有可觀惜不能尽知其姓名

近世龔聖子先生名開淮陰人身長八尺碩大美髯讀
書為文能成一家法画馬專師曹霸得神駿之意但

用筆最頗麓此不為足耳画人物亦師曹霸韓画山水亦
師宋元暉梅菊花卉雜師古作卷後必題詩或贊跋皆
新奇嘗自画瘦馬題詩曰一從霧雲降天闕空進先朝
十二閑今日有誰憐駿骨夕陽沙岸影如山此詩贈灸
人口真有盛唐風致嘗作雲山景五冊傳於家僕嘗見
之及平生所臨画景亦奇物也

江南画工陳琳字仲美其先本画院待詔琳能師古凡
山水花竹禽鳥皆稱其妙見画臨摹彷彿古人子昂相
與講明多所資益故其画不俗宋南渡二百年工人無
此手也

外國畫

高昌國畫用金銀箔子及朱墨點、如雨銷洒在紙上
畫翎毛如中國花草亦佳

高麗畫觀音像甚工其源出唐尉遲乙僧筆意流而
至於纖麗

論畫

古人作畫皆有深意運思落筆莫不各有所主况名下
無虛士相傳既久必有過人處故畫之六法得其二者
尚能名世又得其令者可知也今人看畫不經師授不
閱記錄但合其意者為佳不合其意者為不佳及問

其如何是佳則茫然失對僕自十七八歲時便有迂濶之
意見畫畫愛玩不去手見鑒賞之士便加禮問遍借記錄
髣髴成誦詳味其言歷觀名迹參考古說始有少悟
若不留心不過為听声隨影終不精鑒也

人物於畫最為難工盖拘於形似位置則失神運氣象顧
陸之蹟世不多見唐名手至多吳道子画家聖也照映千
古至宋李公麟伯時一出遂可與古作者並驅爭先得
伯時画三紙可敵吳生一紙得吳生画二可易顧陸一紙
其為輕重相懸類若此古人以画得名者必有一科是其
所長如唐之鄭虔蜀之李昇並以山水名宣和画譜皆

入人物等部。昼目稱其能山水而所收心人物神仙耳。其他不可枚舉。僕凡欲修宣和畫譜者。數矣。惜未得遂。所欲也。

宋高宗每搜訪至畫書。必命米友仁鑒定。題跋往。有一時附會迎合上意者。嘗見畫數卷。頗未佳。而題識甚真。鑒者不可不知也。

世人收畫。必欲盛飾以金玉。乃誨盜之端。前賢事蹟可鑒。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亦不可看畫。俗客尤不可示之。卷舒不得其法。最為害物。至於庸人繆子。見畫必看。妄加雌黃。品藻本不識物。亂訂真偽。令人短氣。

書畫之好。本士大夫適興寄意而已。有力收購。有目力鑒賞。遇勝日有好懷。彼此出示較量。高下正欲相與誇奇。聞異今之輕薄子。則不然。縱目力畧知一二。見人好物。故賤剝疵。類用心計。購至於必得。倘不得。則生造毀謗。必欲此物名譽不彰。若賞鑒高尚之士。固不待破說。平常目力未定者。或為所惑。已收一物。性命與俱。妄自稱譽。或欲之。必作說難阻。得善價而後已。此皆心術不正。不可不鑒。

看畫之法。不可一途。而取古人命意立迹。各有其道。豈以拘以所見繩律古人之意哉。初學不可不講明。要妙觀閱。記錄。否則縱鑒覓精熟。見畫便知何如。誰便識美惡之由。茫然無對。雖妄加議論。支吾一時。言吐俗繆。識見短。

淺為知者所哂不可不學也人家子弟不可不孝者書畫
蓋留心不於此則於彼所益非一端前輩名公鉅公未有
不游意於此者陳無已詩云老知画真有益却悔歲月
來無多讀之可為浩嘆

古人畫彙謂之粉本前輩多寶畜之蓋艸：不經意處
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

宋人嘗鑒精妙無出於宋元章然此公天資極高立論
特有迴處當時如劉巨濟薛道祖林子中蘇志東兄
弟輩皆不及之後有黃伯思長睿者出作法帖刊誤
專攻米公之失僕從而為辨析甚詳作帖正誤專指

長睿之過當使元章復生不易吾言也俗人論画不知筆
法氣運之神但先指形似者又上達之士有一等論画之
神妙便云畫十二時辰各有十二遊蜂循環飛動画婦人
則有迴身動頭之異不可枚舉此皆迂繆之說以求奇也
今之人看画多取形不知古人最以形似為末鄴如李伯時
画人物吳道子後一人而已猶未免於形似之失蓋其妙處
在於筆法氣韻神彩形似末也東坡先生有詩云論画以
形似見与兒童論隣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僕平生不
惟得看画法於此詩至於作詩之法亦由此語

唐人画卷多用碧綾剝背當時名士於闌道上題字自經

宣吳裝飾画用折去古迹貌不可得也已

唐人背手卷多有紫綾作標首至綾作標首至綾作引首用珊瑚為小軸如今藏經之狀

宋末士大夫不識画者多縱得賞鑒之名亦甚苟且盖物尽在天府人間所存不多動為豪勢奪去賈似道擅目柄留意收藏當時趨附之徒盡心搜訪以獻今注：見其所有真偽相半豈當時聞見不廣抑似道目力不高一時附會致然耶古人作画有得意者多作之如李成韓林范寬雪山王詵煙江疊嶂之類不可枚舉

畫梅謂之寫梅畫竹謂之寫竹畫蘭謂之寫蘭何哉

盖花之至清画者當以意寫之不在形似耳陳去非詩云意足不求顏色似前相馬九方臬其斯之謂歟

畫有賓主不可使賓勝主謂如山水則山水是主雲煙樹石人物禽畜樓觀皆是賓勝主謂如山水則山水是主雲煙樹石須要停均謂如人物是主凡賓者皆隨其遠近高下布景可以意推也

染絹下深土淡董絹上墨顏色點淡槌碎者文理不直絲亂斷惟自然古者絹黑而丹青自明者画不必以縑素明闇為辨者画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肌腠之外者今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此反傳染次及事實殊非賞鑒

之法也元章謂好事家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
名好勝遇物收買不過听声此謂好事若賞鑒則天資
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画或深画意每得一畫終日宝
玩如對古人雖声色之奉不能奪也收画之法道釋為
上盖古人用工於此欲覽者生敬慕愛礼之意其次人物
可為鑒戒其次山水有無穷之趣其次花艸其次画馬可
以閱神駿若士女番族雖精妙非文房所可玩者此元章
之論也

今人收画多貴古而賤近且如山水花鳥宋之數人超越
往昔但取其神妙勿論世代可以只如本朝趙子昂金国
王子端宋南渡二百年間無此作元章收晋六国唐五代
画至多在宋朝名筆亦收置珍賞若此世代遠近不看
畫之妙否非真知者也

觀画之法先觀氣韻次觀筆意骨法位置傳染然後形
似此六法也若看山水墨竹梅蘭枯木奇石墨花墨禽
等游戲翰墨高人勝士寄興寫意者慎不可以形似求
之先觀天真次觀筆意相對忌筆墨筆之迹方為得趣
今人觀画不知六法開画便加稱賞或人問其妙處則不
知所答平借偶尔看熟或附會一時不知其源深可
鄙笑收画若山水花竹窠石等作掛軸文房館掛若故實

人物必須得橫卷為佳畫之為物有不言之妙古人命意如此須有目眼辨之方得其理若賞閱不精又不觀記錄知其源流徒對顧陸名筆不過為鼠竊金以自寶奚責其知味哉

山水之為物稟造化之秀陰陽晦冥時兩寒暑朝昏晝夜隨形改步有無窮之趣自非胸中丘壑汪洋如萬頃波者未易摹寫如六朝至唐初畫者雖多筆法位置深得古意自王維張璪畢宏鄭虔之徒出深造其理五代荆關又別出新意一洗前習迨於宋朝元李成范寬三家昂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山水之法始備家之下各有

入室弟子三二人終不迨也

世俗論畫必曰畫有十三科山水打頭界畫打底故人以界畫為易事不知方員曲直高下低昂遠近凹凸工拙纖麗粹人匠人有不能尽其妙者况墨規尺運思於繡楮之上求合其法度準繩此為至難古人畫諸科各有其人界畫則唐純無作者歷五代始得郭忠恕一人其他如王士元趙忠義輩數人而已如衛覽高克明抑又次焉見趙集賢子弟教其子雍作界畫云諸畫或可杜撰瞞人至界畫未有不用工合法度者此為知言也

大凡觀畫未精多難為物此上下通病也僕小年見神妙

之物稍不合所見便目為偽今則不然多聞闕疑古人之所以傳世者必有其實古云下士聞道則大咲不足以為道即此意也

觀六朝畫先觀絹素次閱筆法次觀氣韻大槩十中可信者一二有御府題印者尤不可信

古畫東移西掇摘補成章此弊自高宗莊宗古始也

李作山水許細清潤可愛然取其氣骨無有也

裴文暉工畫牛有聲然形似見有之古意不足也

李的時摹李將軍海峽圖雖摹昭道法至於筆意水抵林發處不能脫其習此卷在京師人家

孫大古潮灘水石圖浙石此家雙幅長軸中画一石高數尺湍流激注飛濤走雪听之似覺有聲筆法甚老黃金不能過也

徽宗性嗜画作花鳥山水人物入妙品作墨花墨石間有入神品者歷代帝王等画至徽宗可謂尽意當時設建画亭諸生試藝如取程文等高下為進身之階故一時技藝皆

鑄其妙嘗命李人畫孔雀升墩障屏大不稱旨復命餘子
次第呈進有極進工力亦不得用者乃祖與諸闕陳請所謂
旨曰凡孔雀升墩必先左脚脚等所屬俱先右脚驗之信然群
工遂服其物格之精類此當射承平之盛四方貢獻珍異
石竒花佳果無虛日徽宗乃作冊畫寫每一枝二樣十五
版作一用名曰宣和睿覽集累至數日及十餘冊余慶其
萬幾之余安得工暇至如此要是當時畫院諸人做其作特
題印之耳然徽宗親作者余目可望而識之

鄆王徽宗第二子也能畫花鳥并肖聖像墨花入能品嘗
見一為漫題年月日臣某畫進呈徽宗御批其後曰覽卿
近画似寬稍進但用墨但欠生動耳後作當謹之以此之一
時諸王留心於画者皆如此也

張敦禮汲梁人画人物師六朝筆意哲宗尊也嘗見其論畫

說郭卷第十四

就月錄 一卷

宋趙

僧寺為警司諺傳古語有云世上好言佛說盡天下名山僧占多此雖重佛教者語亦未通理然二大藏經千百億佛無非皆教人立身行已坐脫立亡超脫輪迴之道其間雖有冥漠無稽之語而於大明了大通徹處有無魚遣清心釋累之論多矣僕於金剛經本源通義備言之已然而其徒自叛其師如依權撈勢自違其教而飲水食肉何哉非佛語之不足信蓋人易為耳朝為田夫莫為緇徒但知袖手端坐喫飯不問賢否便為尊大至於造罪作

業過於常人而又有此等愚庸假此以求衣食以希進達
有號賣佛牙卽彼謂佛語為何如哉且僧占名山世人不
知當來孝子立意廬墓之心情而守墳功德起鬼神祈禱之
意興而崇奉香火盛又如福州雪峰温州江心京口金山餘
杭徑山之類每周圍數百里高千百丈若非以寺僧及徒衆
守之必為盜賊之區須當設數營司養兵數百人巡捕重費
縣官與其間鈺鐸之聲使人畏懼不若聞鍾梵之音第生善
念所以其他大小山林卽以大名刹鎮之是不重費於官又得
此曹為官看守山林豈不陰有所利哉而此曹亦宜少縱恐
生他患耳

唐人著夢書言夢有徵夫夢者何也釋氏以四法判之一曰
無明夢習二曰舊識巡遊三曰四大偏增四曰善惡先兆周
官英人掌占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
五曰喜夢六曰懼夢造化權輿日神遇為夢形接為事
浮虛夢楊沉實夢溺寢藉夢蛇鳥啣髮夢飛將陰
夢水將晴夢火將病夢食將憂夢歌舞此列子之論也
李太潛書云夢者之在寢也居其傍者無異見耳目鼻口
手足皆故形也魂之所遊則或羽而仙或冠而朝或宮室輿
馬女婦奏舞具手其前息富驟榮樂無有極及其寤也
撫其躬亡毛髮之得於是始之其妄而咲此無他独其心

之溺焉耳嗚呼將幸而竟耶抑將冥冥沒遂至於死耶
前者說 各有所見且周官載之甚悉而列子之神遇李太
白之魏遊心溺果然有二說如夜夢得金寶貨竟而無所
獲若夢與女人交竟而失精此非心若溺乎如夏月露卧
偶夜露下而失覆則夢雪降冬月擁被衾多則夢火
熾此非神遇乎夫至人無夢者緣無想念蓋恐此路頭熟
著其所好而往所以李太白有云將幸而竟或有不竟者
則將冥冥沒沒而不返者有之要在平昔學力只這箇
是一家工夫賢明當察之
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素其位

而行道以不可專必故歸之於道先言道而後命天之有
命聖人依命而行道所以嚴居平在蜀設肆為人臣者勉
之以忠為人子者觀之以孝是亦行道者尔後世不知斯
理滯於書傳自立一家或以五行支子或以三元九氣或
專取於日或寓於星禽或依於易數衆說紛紜徒惑聞
見且如從漢高帝入關二百人皆封侯趙括四十萬兵悉
為坑死漢兵無一名行衰絕運限者趙兵無一卒在生旺
日時者此理須當有所處近東淮岳提卿刊江西瘳君
所類諸家命書為五行精紀其錄備載而無去取亦
不勉拘行五行之內言之且造物者惡得以甲乙數語而

窺之耳夫人事未盡焉盡天理故善與人同即為合得知
過在犯即為轉耻言不信即為孤神財不儉用即為耗
宿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有一大炷除
而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其小小轉升則軍校微有譴訶
此又不知於命以如何而取焉大抵燭理明之人五行神
鬼皆不能拘繫陶淵明有云癡人前不宜說夢而違人
前亦不可言命至人則無冰炭凡有妄心則被五行所惑
一有私心則為鬼神所制凡天道福善禍淫鬼神禍盈福
謙以命取斷於卜卦被以糊口之迫而籍此術以度日欲
決行藏一以為貴一以為賤轉為之感以事求用於坤物

彼以幽沉之役尸其亨祭焉敢以無作有以曲為直私之
於人且人事之公行未有詢神者唯有私求則徃祈禱之
夫神鬼本畏人而人有妄心求於彼而彼得以肆欺於其
間故明理者俱無斯病近時有一內貴官以門下人命而
使術者意之若言命佳則必以奇物擾之若言命劣則
必以好爵示之此是時與造物爭功畧率此以少釋其惑

朝

錢塘江潮之說前後記錄不一山海經以為海鱸出入穴
之度佛書以為神龍之變化葛洪潮紀為天河激湧涸
冥正一經云地機翁張廬肇論曰激水而潮出天地噫氣

有呼吸晝夜成候而為潮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五充論
衡謂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為潮竇叔蒙海濤志以
潮汐作濤必符於日月：与海相推海与月相明東海
魚翁海潮論云地浮於天海隨氣出入上下地下則滄
海之水入於江謂之潮地上則江河之水歸於滄海謂之
汐浙江發源最近江水少海水多其潮特大潘洞浙江
論曰海門有二山曰龕曰赭夾岸潮之初來亦慢將近是
山岸狹勢逼如涌而為濤姚令威纂語載會稽石碑
大率元氣嘘翕天隨氣而漲激溟渤往來潮順天而
進退者也浙江南自慕風北自嘉興來山而水闊下有

以渾

後早切

南北亘之隔礙洪波蹙遏潮勢非江山淺逼使

之然也雲麓趙景安漫抄載徐明叔等高麗錄云天
包水水承地而元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承水力以自持
且与元氣升降互為抑揚而人不覺眾家之議海潮潘
洞之論勢頗為當理而止云勢逼而為濤東海魚翁之
論源近遠而分小大理近似而云地浮於水其理間斷不
若徐明叔等高麗錄云天包水水承地而元氣升降竇叔
蒙之論濤符于月此說正与會稽石碑及趙景安所議
相合且月陰也潮水也皆應於易之坎卦為用故易說
卦曰坎為水為月於此可見是以三家之論為得焉

焚紙錢之說唐王與傳曰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與乃同為禳祓則是喪葬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與始矣康節先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恠問之曰明器之說之義有益亦非孝子順孫之心也徵唐朝高峰廖用中奏乞焚禁紙錢有云嘗恠世俗鑿紙為錢焚之以徼福於鬼神者不知何所依據非無荒唐不經之說要皆下俚之所傳耳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李珂松憲百說云世既是妄人死而為鬼其妄又可知無身心耳目口鼻之實而六

習常不斷顛倒沉迷豈復覺悟方其具酒設列明器鑿楮象錢印繪車馬而焚之以塞費也就隱曰焚紅錢之意蓋迹其漢瘞錢法原其本初恐瘞錢為死者之禍及世間艱得錢易以紙錢自後沿襲至唐而焚之其來久且遠而廖高峯遽欲絕之以塞妄費且夫子謂死葬之禮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是夫子不欲遽絕而以有無之中言之惟邵康節約古今而行之又云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最為通義今未完意既死之後如何且酌中議之方一函冥中六鑿雖衆而念沉滯不散不以此破惑無以解疑固知妄計但恐墮於未能免俗之中耳惟達者

當以意解之云耳

行持符法

夷堅志載路真官行持靈驗處極多且行持符法自虛
靖正一二天師傳度符錄於是亦是運自己精神其氣
正心而驅除妖邪若自己神靈氣清正之人鬼神亦自畏
之况受正法符錄乎上帝好生慮有邪魔為下方之患
遂以天神應化人世用此符錄而誅除之實於助國行化
不為無補猶於自己積工立行可以功超仙列今也不然
有無事取罪者妄意傳受符錄假此沽進奢以苟衣食
行持治病則自帶親僕專備附躰仍呼神叱鬼又且召

役嶽帝城隍且嶽帝城隍可比人間監司郡守謂如人役
僕隸受其利養處之無法尚不伏使令不知汝有何功
德有何神通以動監司郡守况嶽帝城隍乎豈不自招陰
譴而又要求財物作為淫亂動遠天律生不免於雷震則
死墮於風刀豔沉是誰之過與

不肖子

舊傳不肖子有三變其初變為蝗虫謂鬻田園而食次變
為蠹虫謂貨書而食又變為大虫謂賣人而食此切當其
理原其不肖子今日之為三虫恐未足以盡其實初父母
未亡也憑藉父母祖蔭声勢在外無所不為朝出暮歸

盜竊財物盜情為非父兄以內有所主及持父兄家私事逼其婢妾至、於掣手肘或恐玷已遂為掩蔽付之無可奈何及托前世甚至於在外指屋起錢高價賒物低價出賣謂之轉肩及有指而目之爺律大即父有因此淹抑成疾又增利錢候父母死還錢謂之下丁錢其或母先父亡猶且庶幾若或父先亡而母其為害特甚初父亡得財產入手豈願母親及其財物喪去而母獨處井首不及展轉孤苦逮其親戚兄弟携婦奉養此子則徃彼爭喧取擾其母有挾藏之物及為求索其親戚煩則父母還付受岑寂或有兄弟粗給則具訟索分

亦自有此等入資給以道其為訟既訟畢得錢浪費無歲月間又已空虚連及妻室而妻室及姊妹少文素非役使焉能事人遂以妻或姊妹覓人蓄養詐為親戚出入閨門分其忍耻食殘而妻輩以飢寒所困初似羞澁終則願為間有妻輩家以力奪去及妻子輩鬻身事人及所親者厚愛從彼矣此不肖子俱無所施則思舊所交遊者及父兄朋友而求索度日如此又不知何以處之矣

茅亭客話十卷

蜀先兆

聖朝乾德二年歲在甲午興師伐蜀明年春蜀主出降
二月除兵部侍郎叅知政事呂公餘慶知軍府事以偽
皇子策勳府為理所先是蜀王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
桃符一對每題元亨利貞四字時為太子善書扎選本宮
策勳府桃符親自題日天茁餘慶地接長春八字以為詞
翰之美也至是呂公名餘慶太祖誕聖節号長春天茁
地接先兆皎然因之替興固前定矣

太平木

偽蜀廣政未成都人唐李明父失其名因破一木中有紫
紋隸書太平兩字時欲進蜀主以為嘉瑞有識者解云
不應此時湏破了方見太平尔果自聖朝弔伐之後頻頒
曠蕩之恩寬宥傷殘之俗後仍改太平興國之号即
識者之言諒有証矣

木紋天尊

大中祥符六年緜州彰明縣崇先觀栢柱上有木紋如畫
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纖縷悉備知州比部外郎劉
公宗言遂繪事奏聞奉聖旨令律置赴闕送玉清照應
宮今川民皆畫畫供養之

陰吏點名

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為賊所驅於郡署令造漆器
五月六日或聞鼓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
因上樹匿於穰禁間見天軍往來搜捕殺戮至夜遂下
樹於積屍中卧至中宵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且
無烛炬因竊視之不見形但聞接據簿籍稱點姓名僵
屍聞呼二應之唯不唱艾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檢閱
未已乃知聖朝討叛伐逆屠戮之數奉天行誅故無誤也

夷婦貞烈

甲午歲五月天兵克益郡至八月賊支進猶據嘉州宿

崇儀幹領兵討之軍次洪雅有卒掠獲一夷人婦頗有
姿色置于兵幕之下每欲逼之云自有伉儷則交臂疊
膝俯地而坐軍人怒許其斷頸剖心終而不能屈堅肆
強暴拒之轉甚三日不飲食以死繼之竟不能犯以非礼
主帥聞而憫之使送還本家嗟乎雖蠻夷而能堅貞強
暴者不能侵侮之華夏無廉潔者得無愧也庚子歲天
兵討益都賊突圍宵遁主帥懸城中民使招誘出城大
軍方入搜捕及平定後令歸家南市渠中有一育女
年七八歲叫云父耶母兄耶嫂耶何處去不供給我飲食
也其育女為亂渴所逼不知無家但怨呼父母兄嫂旦夕

不輟有一隣婦云此孫氏女三歲因患疔瘡入眼父母憐
其聰慧常教念佛書鞠養甚厚父死於輸給不追母死
於憂憤嫂自供給役夫中流矢而斃兄城陷而不知存亡
更無親戚觀者痛心洒涕經旬或遇隣婦問育女存亡
隣婦云育女不接他人飲食但悲号叫呼其親水飲不
入口蘇而復絕七日而卒因憫而拾餘燼者財而焚之
於育女衣中獲白金一兩遂鬻之以供僧盂像焉嗚呼
城陷日以死者多矣獨書育女者言雖鄙意有激焉富
家財饒則礼義俱廢蓋人之常情也當是時也民家財
物罄空窘迫尤甚其謂隣婦独能拾餘燼之財焚燒育

女復於女衣中獲金不為己用與育女供僧昼像奇哉隣婦能於困窮窘迫之際存誠如是故得書之見利忘義者不為者隣婦之罪人乎

永康軍六年吳國中虎暴失蹤誤入市市人千餘叫噪逐之虎為人逼弭瞞目而坐或一怒則跳身咆哮市人皆顛沛長吏追善捕獵者李吹口失其名衆去李吹口至矣虎聞忙然竄入市屋下匿身李遂以戟刺之仍以短刃刺虎心前取血升餘飲之休復雍熙二年成都遇李因問向來飲虎血何也李云飲其血以壯吾志也又云虎有威如一字長三寸許在脇兩傍皮下取得佩之

臨官而能威衆無官佩之無憎疾者凡虎視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省物獵人捕得記其頭藉之處須至月黑掘之尺餘方得如石子色琥珀狀此是虎目精魂淪入地而成琥珀之稱因此主療小兒驚癇之疾凡虎鬚拔得者將割虫牙無復疼痛凡虎傷者人衣服罣杖乃至巾鞋皆摺疊地上俛而復僵蓋虎能役使者所殺者人魂也凡為虎傷死及溺水死者魂曰俵鬼風月暈虎必交也凡虎食狗必醉狗虎之酒也凡虎不傷醉人頃有村夫入市醉歸臨崖而睡有虎來嗅之虎須偶入醉者鼻中醉者大噴嚏其聲且震虎驚躍落崖而斃此事皆聞李吹口者

開評錄二卷

宋蘇老

錢氏之有國也應西湖之捕魚者必曰納數斤謂之使宅魚
有終日不及其數者必市而供之民頗怨嘆一日氏肅大設
一筭上登磻溪直釣之事氏肅指示命羅隱賦詩應聲
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
也是須供使宅魚氏肅大咲自是盡得蠲免

許王尹京日因假奏大宗求繒帛千疋以為服玩之資上
命左右出御衣數箱示之曰此朕之所服皆浣濯者耳矣
汝知艱若但務奢畢况府庫之中皆非朕之所有乃四
方土貢方姓膏血朕亦與衆共之豈可以一身而枉加費

用乎終不之賜是如神宗儉德雖漢文之志亦何加焉

陶尚書穀本姓唐氏避晉祖名而改焉小字鐵牛出庭門先生集序

李相洵出典河中嘗有書与陶公云每過中流潜思令

德陶初不為意細思方悟蓋河中有張燕公鑄繫橋鉄牛故也

黃冠之乱儒生多被擒戮未暇烹商者用一驢馳二人縛

其足於鞍上面於腹下有相識同罹此患乃謂曰何不相逢

逢此地

晉開運中馮道方在中書有人於市中牽一驢以片幅大

署其面曰馮道二字馮道之親知見而白焉道徐曰天下同

名姓人有何限但慮失馱訪主又何難哉其大度也如此

卻掃編三卷

宋徐度字敷立睢陽人居吳興

相法

劉罌之待制對客多默坐往不交一談至於終日客意甚

倦或請去趣不听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矜莊

危坐而不欠伸敬側者盖無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也

盖嘗以其言驗之信然

童貫家貲

童貫既敗藉其家貲得剖成理中凡幾千斤他物称是

此与胡椒八百斛者亦何異邪

間居有道

劉待制安世晚居南京客或問曰待制間居何以遣日
正色對曰君子進德修業唯日不足而可遺乎

文正門客

滕龍圖達道布衣時常為文正公門客時范公居京而滕
方少年頗不羈徃潛出狹邪縱飲范公病之一夕至書
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媿至夜分乃大醉
而歸范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為滕公無懾惧長揖而問
曰公所讀者何也公曰漢書也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
逡巡而入
為喜

趙康靖公繫休致居鄉里宴居之室必置三罌几上一貯黃
豆一貯黑豆空有間投數豆空罌中人莫喻其意所親問
之曰吾平日興一善念則投一黃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
豆用以自警始則黑多於黃中則黃多於黑近者二念
俱亡亦不復投矣

功臣號

起於唐德宗時朱泚之亂既平凡從行者悉賜號奉天元
從難功臣其後凡有功者咸被賜寢相踵為故事本朝
循此制宰相樞密使初拜賜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
初除或未賜遇加恩乃有之知史以上止加階勳高

者亦或賜中書樞密使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餘官則
推誠保得奉義翊戴掌兵則忠果雄勇宣力外臣則
純臣順化每以二字協義或因取為美稱宰臣初加
即六字餘並四字其進加則二字或四字多者有至十
餘字又有崇仁佐運守正忠亮保順宣忠亮節之号
文氏迭用焉

倦游雜錄八卷

宋張師正

劉潛以淄州取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与客飲驛亭
左右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痛而絕
其妻見潛死復撫潛尸大号而卒時人傷之曰子死於
孝妻死於義孝義之美併集其家

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於目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
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相介父在政府亦以
皂羅糊屏障山民云熊於山中行數十里悉有路伏之所
必在石岩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
道路

石叅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為員外郎帖敗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常率同列往觀或嘆曰彼獸也給肉乃爾吾輩豈預郎曹日不過數斤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耶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比邪

韓龍首贊山東人鄉里食味好以醬漬瓜啗之謂之瓜齏韓為河北都漕解宇在大明府中諸軍營多粥此物韓嘗曰某營者最加某營者次之趙說道笑曰歐永叔嘗撰花譜蔡君謨亦著荔枝譜今須請韓龍首撰瓜齏譜矣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循時態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於甬田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与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襴褸行二十餘里望門以手据地膝行号慟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即時李遵畫匍匐圖

陳少常亞於滑稽著稱蔡君謨嘗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復之曰蔡襄無口便成衰時以為多對為殿中丞日之嶺南思州到任書与親近曰使君之五馬双旌名目而已螃蟹一文兩箇真實不虛文嘗曰生平得一對最親近者是生紅對熟白也

今之通遠軍乃古德州之地滑源出焉中有水虫類於魚
鳴覓之聲見者即以挺刃擊之或化為石可以為砌礪
名曰覓石長尺餘直一二千兵刃經其磨者青光而不
鏽亦奇物也嶺南人好啖蛇易其名曰茅蟬草虫曰茅
蝦鼠曰家鹿蝦蟇曰蛤蚧皆嘗所食者海魚之異者黃
魚化為鸚鵡泡去聲魚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為豪猪沙魚
之班者化為鹿

桂州婦人產男者取其胞衣洗濯細切五味煎調之召至
親者合宴置酒而啗若不預者必致忿爭

今人呼煮麵為湯餅唐人呼饅頭為籠餅豈非水淪而

食者皆可呼湯餅以籠蒸而食者皆可呼籠餅市井有鬻
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非熟於炒而食者炒餅宜矣

零陵出石燕舊傳過兩則飛嘗見同年謝郎中鴻云向
在卿山中寺為李高岩石上有如燕狀者因以筆識之石
為烈日所暴忽有驟雨過所識者徃墜地蓋寒熱相激
而迸落非能飛也沉香木嶺南諸郡悉有之瀕海諸州
尤多交幹運枝岡嶺相數千里不絕葉如冬青大者合數
人抱木性虛柔山民或以構茅庐或以為橋梁為飯甑尤
善有香者百無一二蓋水得水方結多在折枝枯幹中
或為沉或為煎或為黃熟自枯死者謂之水槃香今南

恩高竇寺州惟產生結香蓋山民入山見香木之曲幹斜枝
必以刀斫之成斫經年得兩水所漬遂結香復以鋸取之
刮去白水其香結為班點亦名鷓鴣班蟠之甚佳沉之良
者惟在瓊崖寺州俗謂角沉方生木者取者宜用薰衣
黃沉乃枯木中得之宜入藥用依木皮而結香謂之青桂氣
尤青在土中歲久不待剝剔而精者謂之龍鱗亦有削之自
卷咀之柔韌者謂之黃蠟沉香尤難得

有善謏者熙寧中曾以先光祿卿存守番禺嘗啓王介甫
丞相曰某所恨微軀日益安健惟願早就木冀得丞相一
埋銘庶幾名附雄文不磨滅於後世

稽神錄十卷

偽唐徐鉉

唐陵有男子行乞於市每見馬矢即取食自云嘗為人飼
馬慵不能夜起其主恒自檢槽櫪中無炒督責之乃取烏
梅并以飼馬、齒楚不能食竟以是致死後自病見馬矢
輒流涎欲食之與烏梅味正同了無穢氣

清源人陳褒隱居別業臨窻夜坐窻外即曠野忽聞有
人馬聲視之見一婦人騎虎自窻下過徑之屋西室內壁下
先有一婢卧婦人即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忽尔肚
痛開戶云如廁褒方愕駭未及言婢始出已為虎所搏
遽前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恠所謂鬼虎者也

陝西周室為浙西節度使治城隍至鶴林門得古塚棺槨將腐發之有一女子面如鉛粉衣服皆不敗掌後者以告室親視之或曰當此是嘗餌靈藥待時而發則解化之期矣室即命改葬之具車輿聲樂以送室僚屬登城望之行數里有紫雲霞覆輶車之上衆咸見女子出自車中坐於紫雲舟而上久之乃沒開棺則空矣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於世閔伐木為柵破一大木中朱書文公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其群臣皆賀以為十四年必有遠矣夷貢珎室者其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自古無一字為年号者上尺

符命豈缺文乎吾以為丙申之歲當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豎畫置天字左右即丙字也移四字外圍以十貫之即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鴻之言楚王馬希範修長沙城開濠畢忽有一物長十餘丈高丈餘無頭尾手足狀若土虫自北岸出游泳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沒出入俱無蹤迹或謂之土龍無幾何而馬氏亡閩王審知為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啓初一夕林中地震有声如鳴數百而鼓及明視之禾稼方茂了無一莖試掘地求之則貨倒懸在土下其年審知克晉安尽有甌閩之地傳國六年至子延義立桃林地中復有鼓声

時稼已收穫餘梗在田及明視亦無一莖掘求之則亦倒懸土上其年延義為左右所殺王氏遂滅

福州城中有烏石山：有峯大鑿三字曰薛老峯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如數千人喧噪之聲及旦則薛老峯倒立峯字返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轉側其年閏七又條在第二卷

游宦紀聞十卷

宋張世南 字光叔 鄱陽人

書云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一歲三百六十有六日明甚今以每歲十二月計之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嘗以此問李者所時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歲立春恰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時刻較之寔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世南始得其說未以為然取百中經試加稽考殊無差者蓋三百六旬有六日言其凡也其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一歲云者自今歲數至明年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奇三時所奇三時即四分日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不

滿三百六十日者月有小尽又積其餘五度有奇合之以置閏其所以有閏月者以月行速二十七日有奇也周天進三十度与日合朔合朔之除即為一月一歲十二合朔故曰十二月若論暮之一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二月斷也

翡翠霄金人氣粉犀此物理相感之異者常規歸田錄載歐公家有玉嬰形製甚古且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鈴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宝器也謂之翡翠宝物皆藏宜聖庫有翡翠琰一隻所以識也其後偶以金環於嬰腹信乎手磨之金屑紛々而落如硯中磨墨始

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細搗必鏘屑乃入中藥中已而中藥薛尽犀屑猶存偶見一醫生元達者解犀為小塊子一才半許以極薄紙裹置懷中近肉以氣蒸之候氣薰蒸決洽衆熱投臼中急搗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今醫工皆莫有知者書大字用松煙墨每患無光彩而墨亦脫偶得太乙宮易高士書符用墨訣試之果妙其法以明水膠半兩許用水小盂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黑磨松墨時以膠水兩蜆殼研至五色見浮作再添膠水俟墨濃可書則止如奄滯筆入生姜自然汁少許幾或添膠水入濃皂角水數滴亦可

今醫家修制藥品往往一遵古法如本草炮炙及計李士方前所載亦既詳矣世南在蜀得數法頗出古人意表如麥門冬去心古法湯泡少時則易去今只以銀石鉞火上微烙隨手漸剝極易為力又不為湯漬去藥味乳香沒藥最難研若作丸子藥則以乳鉢研略細更入酒或水研頃刻如泥更無滓脚若酒糊丸則入酒研甚省力而易細且不飛走虧耗分兩

淮南人藏鹽酒蟹九一罽十隻以皂莢半挺置其中則經歲不壞世南向侍親至四明鹽白而嫌僕輩貪利以養盛貯卽翁曰塗中走瀆將若之何授汝一法可煨皂莢一

挺置其中則無慮矣試之果然

凡衣帛為漆所浣卽以麻油光漬洗透令漆去盡卽以水膠溶開少著水令濃以洗麻油頃刻可盡蓋膠性與油相著卽如米泔桐油亦然若白衣為油浣石膏火煨研細糝汚處以重物壓過則如初如卒無此只以新石灰亦佳此皆試之効驗漆之美惡有槩枯為韻語者云好漆清如鏡懸絲以鈎鈞撼動虎班色打著有浮漚驗真桐油之法以細篋一頭作圈子入油蘸若真者則如鼓面鞞圈子上線有偽則不著圈上矣

昔人有誠後生不可稱前輩表德此忠厚之至也然一時

出於中心至誠未嘗深攷字所以表德也古人以美稱殷人以諱事神而後有字儀禮子祭文云敢昭告於伯某父玆字也子思子作中庸稱其祖曰仲尼曰云：愛盍之姪問盍曰絲能日飲幾何近世子由与坡公多言子瞻兄陳了齋師事龜山簡中稱中立先生非若今世俗既諱其名又諱其字也又今徃：有台諱尊韓之語尤非是生曰名死曰諱載之禮經可復禮復部韻載先帝庙諱曰諱今上皇帝御名只曰名稱生人名乃曰諱不祥之甚也辨博士書畫古器前輩蓋嘗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搨者是四各有其說今人皆

為臨摹為一休殊不知臨之与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摹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器毫釐必見響搨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窓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款識臘茶色朱砂班真青綠井口之類方為真古其製作有雲紋輕重雷紋雷花雷紋鱗紋細紋粟蟬紋黃目飛廉饗饗蛟螭虬龍麟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鳶燕蟻雉余反鳥雙魚蟠虺如意圈絡盤雲百乳鸚耳貫耳偃耳握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獸三螭秘炒瑞炒篆帶若蚪給之勢

星帶四旁飾輔乳鍾名用以碎乳鍾名大乳三十五瓊雙之

類凡古器制度一有合則以名之如雲雷鍾鹿馬洗鸚耳

齒之類是也如款識則以款識名如周叔液昂奔候鍾

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鍾大曰特中曰昂尊罍彝舟

類洗而音酉卣音酉罍又音甲中有耳流有瓶爵斗足流即此角也角類類

而無也卮音酉之鼓切其形杯敦盃類鼎而矮豆牛壺切無斝

徒徑切文單觥鬲形制同曰漢志似金而大而有環鍤方宥功玉篇其類小瓮云

香戶戈切又胡卧切盛五味之器也似鼎而有蓋有鬻有攀其類有回曰盥於合盃也似先而腰

甌蒲後切類鋪類豆鋪陳罍底類鑑盛水器上如斗鏐盛也卮戈

切大響器盤洗盆銅平去切類洗玉行聲鐘類鉦咸鍬物歸

柄金者奩鑑鏡即節鉞艾茅首努機衣坐旂鈴刀筆拔顯蹲

龍官廟采或云攔鳩車見戲提梁龜蛇硯滴車輅托轅之屬

此其大槩唯於尺倫然知此者亦思過半矣所謂疑識乃

分二義疑謂陰字是凹入者刻畫成之識謂陽字是挺出

者正如銘之與摹各因不同也臘茶色亦有差別三代及

秦漢間之器流傳世間歲月寢久其色微黃而潤澤今

士大夫間論古器以極薄為真此蓋一偏之見也亦有極

薄者有極厚者但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有數百

前句容所鑄其藝亦精今鑄不及必竟黑而燥須自然

古色方為真古也

硯品中端石人皆貴重之載於譜記凡數家取子或異或佳
其有眼為端或以無眼為貴然石之青脈者必有眼嫩則多
眼堅則少眼石嫩則細潤而發墨所以貴有眼不特為名
之驗也眼之品類不一曰鸚哥眼曰鸚鵡眼曰了哥眼曰雀
眼曰雞翁眼曰猫眼曰豕豆眼各以形以名之翠綠為上
黃赤為下諺謂火黯為焦然亦石之病且石之有眼余亦
不取大抵瑕醫於石有嫌况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現玉
出藍田昆岡本草亦云好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亭部界
曰南序客水中外國于問陳勒諸處皆善今藍田南陽日
南不聞有玉國朝及禮器及果輿服御多是于聞玉晉天

福中平居誨從便于闐為判官作記紀其采玉處云玉河在
國城外出源崑山西流千三百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為二曰
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烏玉河
在綠玉河西七里源雖一玉隨地變故色不同每歲五六月
水暴漲玉隨流至多寡由水細大水退乃可取方言曰撈玉
國主未採禁人至河濱大觀中添創八室從于闐國求大
玉一日忽有國使奉表至故事下李士院名譯表語而後
答詔其表曰日出東方赫々文光照見西方五百國五百
條貫生師子黑汗王表上曰日出東方赫々大光照見四
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甚是

心力只為唯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說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當時傳以為咲後果得之厚大踰三尺色如截耶昔未始有也大抵今世所宝多出西北部落西夏五臺山闐国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黃如蒸栗黑如點漆紅如鷄冠或如臘脂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帶白色漿水又分九色上之上上之中上之下中之上中之下下之上下之中下之下宣和殿有玉等子以諸色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則以等之比之高下自見今内帑有金等子亦此法自申至癸為十幹自子至亥為十二枝後人省文以幹

為干以枝為支非也

今日遠官及遠服賈者皆曰天涯海角盖俗談也頃在城都掌間聞有天涯地角石暇時訪古及閱曷志乃知天涯石在中興寺老曰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脚腫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及坐其上又有夫牙石在大東門對照菴寺高六七尺有廟今在市人湯家園地角石窟有廟在羅城內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乱為守城者所壞今不復存矣歛州有天涯亭廬州有海角亭武郡盖南轅旁途也

沙隨城先生嘗云頃於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柱頂下吹曲

其声清暢而不近口竟不曉所以然此說已在三十年前嘉定庚辰先兄岳翁趙憲伯鳳自曲江携一道人歸三衢亦喉間有竅能吹簫凡飲食則以物窒之不然水自孔中溢出每作口中語則塞喉間作喉語則以手掩口先兄之所目覩但不知沙隨先生昔所見者是此人否

諸香中龍涎最貴重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十千係番中禁確之物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即知有龍躡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候雲氣散則知龍已去惟覘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余兩覘所守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讐殺

或云龍多蟠龍洋中大石卧而吐涎魚聚而嗜之士人見則沒而取焉又一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為大陽所爍則沒成片為風飄至岸人則取之納官予嘗扣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歛腦麝氣虫輕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罍涎味浮水積片而能堅鮫人采之以為至宝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而賦理黑者亞之如五灵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發衆香氣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但聚煙耳和香而用真龍煙焚之則翠煙浮

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剪以分縷煙所以然者蜃氣樓
臺之餘烈也又一說云龍出沒於海上吐出涎沫於水有
三品一曰沉水二曰滲沙三曰食魚乃被波浪汎水輕浮水
面善水者伺龍出沒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飄泊州峙
凝積多年風雨浸淫氣味尽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
吐涎魚覓食之復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穢惟沉水輕
者可入香用於二者不堪曲鄧顥以為就三說較之後
說頗是諸家之論不同未知孰當以愚見第一說稍近

芬隱筆記二卷

宋龔熙正

八十一萬歲李太白詩云拜龍顏獻聖壽北斗戾南山擢
天子九：八十一歲：長頤萬壽杯余嘗為聖節詩用八十
一萬歲事或問有所據否因奉此且云道藏云笈七籤二
帙混元聖紀云混元一始萬劫至於百成：亦八十一萬年
而有太祖太：初之時老君從虛空而下為太初之師又
自太上生復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一炁

桐雙荆空金陵懷古詩逸樂安知与桐双：字最佳史
龜茨傳禍与福同刑与德双聖人察之以知吉凶

擲火萬里流鈴八衝四目杜牧之詩老翁四百牙瓜利擲

火萬里精神高盖用天蓬說蒼古綠齒四目老公羽而今
本誤以目為百尔擲火萬里亦用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鈴
八衝之語而東坡亦用之於芙蓉城詩云仙風鏘然韻流
鈴也東坡宸奎閣碑銘山魏：仁皇体合自然神曜得道
非有師傳盖出入師經吾今自然神曜得道非有師也
退之用字退之孔戣志銘云孔世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
長身據說文北而集反二十并也奔速達反三十并也此
先立及四十并也退之自謂識字故用之為四字銘銓刊
正書者改作三十八非是

黃石白猿杜牧之詩授畱黃石老李劍白須翁盖出度信
字文盛墓志云授畱黃石不死師表之心李劍白猿遂得
風雲之志

滕王閣記

王勃滕王記落霞与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盖宗庾
子山華林馬射賦落花与芝盖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
退之用丞輔字 田氏先廟碑記其外庸可作城輔乃用
呂氏春秋晉文公出已反國介子推不屑受賞為賦詩曰
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御得其
處所云云而刊正者以丞為承其未知此歟

作詩下字來歷

史記秦虎狼之國也唐史太宗龍鳳之姿而子美昭陵詩
 云識歸龍鳳負威定虎狼都各易一字最為妙處洪氏
 辨証謂急：能鳴雁輕：不下鷗能鳴用莊子不下用
 列子語於此見其用出處下字之法莊子外篇雁一能鳴列子
 海上逐鳥舞而不下
 荆公用麥氣字詩云晴日暖風生麥氣蓋用何遜新林
 分明別詩麥氣始清和樂天詩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
 於白樂云詩云荆公用歸字 荆公詩綠掩寒蕪出
 爭暖樹歸妙甚歸字蓋用老杜紅入桃花嫩春歸柳
 葉新李白寒雪梅中尽春風柳上歸意老杜花遠
 重：樹雲輕處：山可作
 昼本

蒲声 桃声 琵琶声 司声 馬 樂天詩羌管吹柳楊燕姬著

蒲桃蒲桃太
 原酒名

銀含鑿落盞金屑琵琶槽秦再思記吳錄温州朱史
 君有一妓善胡琴忽亡念之追悼詩云竟歸寒廓魄飛
 煙只住人間十八年昨日施僧裙帶上斷腸猶繫琵琶弦

琵琶元行冲傳琵琶
 晋書阮咸傳唐
 字無音唐書音訓
 外咸傳調笑音調 打嫌調笑易

飲訝卷波遲調笑拋打曲名
 卷白波酒名 燭淚連盤壘蒲桃又對東溪野

花批把上林賦枇杷蒲桃皆無音四十著緋軍司馬男
 兒官取未送蛇一為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氏元衡亦有
 唯有白頭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轉席 今新婦

轉席唐人己尔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夜轉去声
瓊褥錦繡一條斜

楚史禱杭二卷

無姓氏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
國之有是眾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
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貴士驕
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
不進君不合國是無道定矣夏桀殷紂不國是而以合其
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
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其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
士民哉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在王見其問其情對

白臣非能相人能現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弟篤慎
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曰益身必曰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
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取日進
此所謂吉人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
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當此之吉主也臣非能相
人能觀其人之交也莊王曰善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怠
遂得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脩將相遂成霸功莊王築
層臺延石十里延攘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
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遠楚百里而耕謂其耦
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

暇之人也然至且死矣今子特艸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
余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賢矣委其耕而入見
莊王謂之曰御已來汝將諫耶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
其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至
君築層臺延石十里延攘百里民之饟咎血成通塗且未
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願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
晉併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併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
併之蔡不用子猛而齊併之吳不用子胥而越併之秦不
用蹇叔之言而國危桀殺閔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
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

不能用賢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王遽追之曰已
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曰諫寡人者不足以動寡人心
又色加諸寡人故皆至死今子之說動寡人之心又不色加
諸寡人故用子之諫明日命曰有能諫者吾与之為兄弟
遂解層臺而罷民役

慎府燕間錄十卷

宋畢仲謝 嵐州團練推官

唐末錢向父鏐始兼有吳越將廣丹城以太公府有術者
吉曰王若改舊為新有國上及百年如填築西湖以為之
當十倍於此王其啗之鏐謂術者曰豈有千年而天下無
真主乎有國百年吾所願也治所增廣之及忠懿歸韓
錢氏霸吳越凡九十八年矣范文正公嘗為人作墓銘已
封將發忽曰不可不使師魯見之明日以示尹師魯希文
名重一時後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也今謂轉運使為部卿
史知州為太守誠為脫俗然今無其官後必疑之此起
正俗儒爭論也希文撫已曰賴以示子不然吾幾失之范

文正公作岳陽樓記為世所貴尹士為讀之曰此傳奇
體也

吳叅政少以李寃登科復中賢良為翰林李士常草制
以示歐陽文稱之因戲曰君福至心靈歐文忠在翰林日
嘗與同院出遊有奔馬斃犬於前文忠頷曰試書其事
同院曰有大卧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文忠曰使子修史
萬卷未已也曰內翰以為何如文忠曰逸馬殺犬於道
池州進士鄒閻家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侵晨啓戶見
一小箬籠子在門外無封鎖見開視之乃白金酒罌數
十事約重百兩殆曉寂無追捕者遂挈手歸謂其妻曰

此物無腔而至豈天賜我乎語未絕閻覓左股上有物蠕動
見金色爛然乃一蚕也遂撥去之未迴手復在舊處以足踐
之蚕隨足而碎復在閻胸腹上矣七棄之於水投之於火刀
傷斧斫皆不能害衾稠飲食之間無所不在閻甚惡之遂
訪友人之有識者曰吾子為人所賣矣此謂之金蚕近至吾
鄉雖小而為禍頗大能入人腹中殘齧腹胃復完然而出
閻愈惧乃以籠挈之事告之其友曰吾固知之矣子能
事之即得暴富矣此虫日食蜀錦四寸收取糞乾而屑之
置少許於飲中人食之者必死虫得所歆日至它才以振之
閻笑曰吾豈為此也友曰固知子不為也然則柰何閻曰

復以此虫并舊物置籠中棄之則無患矣友人曰凡人畜此
虫久而致富即以數倍之息并元物以送之謂之嫁金蚕其
出乃去直以元物送之必不可遣今子貧居豈有數倍之
物乎實為子憂之聞乃仰天嘆息曰吾平生以清白自
處誓不失節不幸今有此事遂歸家告其妻曰今事之
固不可送之又不能惟有死耳若等好為後事乃取其虫
擲於口中而食之奉家救之不及妻子号慟謂其必死數
日間無所苦飲啜如故逾月亦無恙竟以壽終因白金
之故亦至小康豈以至誠之感不為害乎古之幞頭自
隋以前只是皂繒幕其首唐馬周始製四脚繫於上二

脚垂於後又加巾子制度不一氏后賜臣下巾子謂之氏家
樣又有高頭巾子明皇賜臣下內樣巾子又裴冕嘗自
製巾子謂之僕射巾自唐中葉已後謂諸帝改製其
垂二脚或圓或濶用絲弦為骨稍翹矣臣庶多效之然
亦不妨就梳余家有陳宏畫明皇裹頭坦腹仰卧吹玉
笛菴有鄭谷詩云玉階春冷未催班暫拂塵衣就窈眠
其便如此唐未甚亂自乾符後宮娥宦官皆用木圍
頭以紙絹為襯脚用銅鐵為骨就其製成而戴之取
其緩急之便不暇如平時對照繫累也僖宗愛之遂製
成而進御五代帝王多裹朝天幞頭二脚上翹四方僭位

之主各創新樣或翹上而反折於下或如團蕉葉狀合抱於前偽孟蜀始以漆紗為之湖南馬希範二角左右長丈餘謂之龍角人或誤觸之則終日頭痛至劉漢祖始仕晉為并州衙校裹幘頭角左右長丈餘橫直之不復上翹迄今不改其制予幼年嘗見先祖文簡公舊物中有幘頭羅一段織出花額界道必是臨時裁剪而為之文簡公畏漆應奉時猶裹羅幘頭其後服紗漆者須隔年製下乃可戴今時以齒脚素紗者為纏線下起於甚時

國子博士王某知扶風縣有李生以貲拜官每見王輒稱同院王不能平因而面質曰某士朝与君名位不同而見曰同院何邪李生徐曰同知知縣自是國子博士謂之國博某以納粟授官亦穀博也豈非同院乎王為之大笑

故事邊郡納粟三千斛授本州助教岐山王生納粟授官以厚價市駿馬猶不意每以為恨嘗騎過市醫士李生滑稽能譏遮道謂曰君馬新市其價幾何曰一百五十李生盛稱壯健以為價賤王恠問之李生曰馱得三十石穀豈非壯健邪

博異志一卷

唐谷神子名古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因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令謁廟以祈風雨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贖酒脯紙馬獻於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駝一疋崑崙牽奉上大王不敢前直為猛風波裏驟莫恠昌齡不下舡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將兼市金錯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徃使者亦不能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

中昌齡咲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既剖復得金錯刀子
宛是誤送廟中者昌齡嘆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嘗聞
葛山翁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說郛卷第十五

因話錄

十卷

唐趙璘

水部員外郎

肅宗在春宮嘗與朱諸王從玄宗諸太清宮有龍見於殿
之東梁玄宗目之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
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真我兒也

和正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肅宗宴於宮中女優
有弄暇官戲其綠衣秉簡謂之叅軍椿天寶末蕃將何
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宮善為優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為
假官之長所不視上問其故為椿者上及侍宴者咲樂
公主獨俛首頻目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

不少何必須此人使阿希思真送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
近至尊之座果寃人橫人豈忍使妻與群優雜處為笑
譖之具哉妾雖至愚深為不可上亦閔惻遂罷戲而免
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

代宗以郭尚父勲高兼連姻帝室常呼為大臣而不
名每中使內人往來必詢其門內休戚尚父二愛姬嘗競
寵爭長平論其公私佐助之功忿媚不相面尚父不能禁
上知之賜金帛及竊壞命宮人載酒以和之方飲令送人
歌以送一姬怒未解歌未發遽引滿置觴於席曰酒盡
不須歌

滎陽鄭還古少有逸才者李而天性孝友初家青齊間
遇李師道漸阻王命扶持老親歸路與其弟自舁肩奉
晨暮奔道兩肩皆瘡妻柳氏僕射元公之女也婦道克
備弟奔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帑藏中物雖妻之貲玩
資其所用奔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骨鑰付
家人曰留待二十九即償博勿使別為債為惡人所
陷誤也弟感其意為之稍節有堂弟浪迹好吹感粟
投許昌軍為健兒還古使召之自與洗沐同榻而寢
因致書所知之為方鎮者求補他職姻族以此重之而
竟以剛躁喜持論不吝於惜也

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人憐

是勿兒猶言何兒也

對曰自家兒

得人憐

時楊妃寵極宮中号祿山為子肅宗在春官上又嘗登

常危慎之間幡綽言悅首久之

苑北樓望謂

水見一醉人臨水卧問左右曰是何人左右不得知將遣

使問之幡綽曰是年滿令史上問曰何以知對曰更一轉

入流上咲而止又與諸王會食寧王對御座歎一口飯直

及龍顏上曰寧歌何故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歎噫

幡綽

優人假戲譁之言警悟時王解紛救禍之事其失真滑稽之雄

尚書省東南隅通衢有小橋相承為拘頃橋言侍御史

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拘頃而望南官也

都堂南門東道有古槐幽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

音省中郎有入相者俗謂之音樹声祠部呼為水声廳言其

清且冷也

幽恠錄

十一卷

唐牛僧孺

代国公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晋之汾夜行陰晦失道久

而絕遠有燈之光以為人居也徑往尋之八九里有宅門宇

甚峻既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牢饌羅列若嫁女之

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

何處也俄聞堂上東閣有女子哭声嗚咽不已公問曰堂

中泣者人耶鬼耶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曰妾此鄉之

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偶於鄉人必擇處女
人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
選今夕鄉人之女並為遊宴者到是醉妾此堂其鏢而
去以迎於將軍者也今父母妾之就死而今惴哀懼君
誠人邪能相救免畢身而除掃之婦以奉指使公大憤
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曰吾忝大夫也必力救之若不
得當殺身以詢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
止於是坐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侍立於前若
為賓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車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
復走出曰相公在此逡巡二黃衫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

公私心獨喜吾當為宰相必勝此鬼矣既而將軍漸下導
吏復告之將軍曰入有戈劍弓矢引翼以入即東階下公
使僕前曰郭秀才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將
軍今夕嘉禮願為小相耳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咲
極歡公於囊中有利刀思斫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脯
乎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玆者得自御厨願削以獻
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脯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罍令自
取之將軍喜因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拔其脯
扯其腕而斷之將軍失声而走導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
其手脫衣纏之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啓門謂泣者曰

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死亦不久汝既獲免可出就
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嘉麗拜於公前曰誓為僕
妾公勉諭為天方曙開視其手即猪蹄也俄聞哭泣之
声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与舁襯而來將
取其屍以脩殯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告
焉鄉公共怒殘其神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
矣歲配以女才無他虞此礼少遲即風雨雷雹無害奈何
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致暴於人此鄉何負當殺卿以祭
烏將軍不尔亦縛送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諭之曰
尔徒老於年不老於事我天下之達理者尔眾其所吾

言夫承天而為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
曰然公曰使諸侯淫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害於人天
子不伐乎誠是尔呼將軍者真神明也神固無猪蹄天豈
使淫妖之獸乎且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
豈不可乎尔曹無正人使尔少女年、積死於妖畜積罪
動天安知天不使吾霄馬從吾言當為尔除之求無聘礼
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曰願從命公乃令數百人執弓矢
刀鎗鋏鑿之属環而自随尋血而行繞二十里血入大
冢穴中因圍以斲之應手斲大如瓮口公令採薪燃火投
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猪無前左蹄血汚其地突煙

走出斃於園中鄉人翻共相慶會錢以酬公不受曰吾
為人除害非鬻獵者得免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
為人贖質血屬閨闈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今日貪錢五
百萬以嫁妖獸忍鎖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寧
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
舊鄉為念矣泣拜以從公多岐援喻止之不獲遂納
為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
主遠地而棄於鬼神終不能害明矣

尼妙寂姓葉氏江州潯陽人也初嫁任華潯陽之大賈
也父昇與華往復長沙廣陵間元和十一年春之譚州

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披髮裸形流血滿身泣曰吾與
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許復讐但幽冥
之意不敢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
妙寂曰隱語云何昇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炒俄而見真夫
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撫膺而哭遂為
女弟所呼竟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杳不可知訪
於隣家及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解秋諸上元縣舟楫之
所交者四方士大夫多憇焉而又邑有瓦棺寺上有閣
倚山瞰江万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緝掉莫不登眺
吾將緇服其間自其可問者必有醒吾惑者於是攬衣上

元捨力瓦棺寺日持箕箒洒掃閣下間則徒倚欄檻以候
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辨
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攬衣
至閣神采俊逸頗異常倫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問之公
佐曰吾平生好為人解疑沉子之寃懇而神告如此當為
子思之默行教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蘭殺
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說公佐曰夫猴申
生也車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而東非蘭字
邪木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孟春字耳
鬼神欲感人故交錯其言妙寂喜不自勝入而淹涕拜謝

曰賊名既彰雪寃有路苟獲釋憾誓報深恩婦人無他唯
潔誠奉佛祈增福海耳乃再拜而去元和初泗州普光王寺
有梵寺戒壇入之為僧者必由之四方輻輳僧尼繁會觀
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覘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
舊識者每過必視公佐若有有意而來言者久之佐將去其
尼遽呼曰侍元和中不為南從事乎公佐曰然則記小
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寂曰昔瓦棺寺閣求釋車中猴者
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乃男服易名士寂
泛傭於江湖之間數年間蘄黃之間有申村因往焉流轉
周星乃聞其村西北隅中有申蘭者默往求傭輟賤其

價蘭喜名之俄又聞其從父弟有名春者於是勤奉執事晝夜不離見其可為者不顧輕重而為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晝與群傭共作夜寢其席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愈欽念視士寂即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貨於武昌開鎖啓閉悉委焉因驗其匱中半是已物亦見其夫及父常所服者雷涕而記之而蘭春亦出李處未嘗偕在慮其擒一而驚送也御之數年永貞年重陽二盜飲既醉士寂奔告於州乘醉而獲一問而群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尽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之天宮寺尼洞微即昔時受教者也

妙寂一女子也竭誠獲讐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讐者得不同天辟此微軀豈酬明哲梵宇無它唯虔誠法像以報効耳公佐大異之遂為作傳太和庚戌歲復言巴南與進士沈田會於遂州田因話竒志持以相示一覽而復之錄恠之日遂纂於此焉

續幽恠錄

二卷

唐復言

盧從史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因鎮陽拒命跡涉不臣為中官驃騎將軍吐突承璀所結縛送京師以反狀未明左遷驩州司馬既而逆跡尽露賜死於康州室曆元年象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海宇郡守無辜

閣之規一旦造上國若扁舟泛滄海者聞端溪縣女巫者
知未來之事維舟召馬巫到曰某能知未來之事乃見鬼
者也呼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得之鬼有貧賤之鬼
福德精神俊爽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方神悴假某
以言事尽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之曰
廳前揪林下有一人衣紫佩者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
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林而拜女巫曰僕射以荅拜
湘遂揖上階空中曰從吏死於此廳為弓弦所遣今尚
惡之使召床上弓幸除之湘遽命去馬時驛廳副階上
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坐問之女巫曰使君無礼僕射官
高何不延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也急隨拜謝或肯
却來湘匍匐下階問其所向一步一拜九數一步空中曰大
錯公之官未敵五軍一裨將柰何對我而自坐湘再三辭
謝方肯却迴女巫曰僕射却迴矣於是拱立而行及階女
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而設相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
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憂疑日極伏知
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伏乞畧賜一言示其榮悴空
中曰大有人接引到城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終更不言
湘因問曰僕射去人寰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冥
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勞苦万愁纏心尽如灯蛾爭撲名

利慙勝而髮白神敗而形羸方寸之間波瀾方丈相妬
相賊猛於豪獸故佛以世界為火宅道以人身為大患
吾已免離下視湯火豈復低身而卧其間乎且夫據其
生死晦昧殊孝仙成敗則無所異吾已得煉形之術也其
術自無形而煉成三尺之形則上入地乘雲駕鶴千變万化
無不可也吾之形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冥亦可
也万業之君不及况平民乎湘曰煉形之道可得聞乎曰
非使君所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役終而不言乃云湘到輦
下以奇貨求助之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
竟終梧州蓋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

洎宅編 十卷

宋方勺字仁声

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
二千八百言飲酒者九十首

自古繼世宰相前漢所稱常平而已漢表揚二族最盛亦
不過三四人唯李唐一門十相者良多至裴氏趙群李氏
一家皆十七人秉鈞軸何其盛也本朝父子繼相韓吉之
後未聞自古相國最久者唯召公三十六年一朝宰相最
多者唯武后六十八人

今之巧宦者皆謂之鑽班固云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子
狄氏襄公者本供聖兵士累戰功致位樞府既貴將相

或諷其去而文者但咲不答仁廟以宣喻之對曰臣非不能姑欲留以為天下士卒之勸

烏城之東數十里有泊宅村予買田村下因閱金石遺文昔顏魯公守湖州張志和浮家泛宅往來若雲間此乃志和泊舟之所也續仙傳志和越人而唐史以為婺人予喜卜菜之初聞同里之高風遂友其人於千載作詩識之王持即橫之一見号予泊宅少翁仍為作真贊曰形色保神環無初終粉歸大鈞而為之客是曰泊宅之少翁

秦之長城西起臨洮盡遼海今但穴其下以來往望之若

紫雲橫亘沙漠上自登州山岸一潮度海即至島、有五所即禹貢之羽山

西漢梅福自九江尉去隱為吳門卒今山陰有梅市鄉山曰梅山即其地迹也

閩廣多種木綿紡績為布名曰告具海南蠻人織為布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謂白疊中李琛詩有腥味魚中墨衣成木上綿之句自螺填罟木出倭國物象百態頗極工巧非若今市人所售者世言行李掇左氏杜預云使人也唐李濟翁云當作行使余按史記皋陶扁大理一本大李又天官書曰熒惑為李徐廣注云外則理

兵內則理政又黃帝有李法一篇顏師古曰李者法官之号
摠兵刑故名李法此史叙傳李氏先為堯之理官因為民後
改曰李則理其義目通蓋人將有行必先治裝如孟子之言
治任鄭當時之言治行理亦治也左傳曰一分行理又曰行
理命之

今州縣獄皆立皋陶廟以時祀之蓋自漢已然范滂繫獄
吏俾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
其無知祭之何益

許昌士人張孝基取同里富人女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
人病且死尽以家財付孝基与治後事如礼久之其子回

於途孝基見之然謂曰汝能灌園其子如得灌園乎如荅

曰得灌園已以就養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产孝基

恠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

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

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此似

法華窮子之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焉為鄉閭善士不

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野如

守火土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

致此孝基曰吾以還才足事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曾幾學士兒紫早慧中子纔十歲一日謂父曰孔子死時

宰予必不行心喪三年問何以驗之荅曰予親喪以暮為父
况師乎其姊曰只恐聞於汝安乎語不敢違也乃兄從傍對
曰記得夫子沒時宰予已先亡矣

逮炎已商秋杭州清浪門裏竹園山平地涌血湏臾成池
腥聞數里明年金人殺戮萬人即暗竹也

熙寧八年冬杭州地涌血者三最後流入於河腥不可聞右
出文鄞公林子申野也

唐律禁食鯉違者杖六十豈非鯉李同音彼自以為商出
老君不敢斥言之至号鯉為赤鯉魚云不足恠也舊說鯉
過禹門則為龍仙人琴高子英皆乘以飛騰古人亦戒食之

非以其能變化故耶

方言曰齊宋之間凡物盛者多謂之寇注云今江東有小
鳧其多無數俗謂寇鳧陸龜蒙集有暴禽集一篇正
謂野鳧害豫而行

人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凡物亦然裴氏新書曰虎豹無
事行步若不勝其軀鷹在眾鳥之間若睡寐然積怒而後
金剛生為此越人以滅吳之道也

有称中興野人和東坡念奴嬌詞題吳江橋上車駕逃師江
表過而觀之詔物色其人不復見矣炎精中否歎人才委靡
都無異物胡虜長驅三犯闕誰作長城堅方固奔騰兩宮

幽怡此恨何時雪草芦三顧豈無高卧賢傑天意眷我中
吳吾皇神感踵曾孫周發河海封疆俱効順狂何煩灰
滅翠羽南逃和闐無謝徒有衝冠髮孤忠耿：劍鏗冷
浸秋日

古者尚書令史防禁甚密求法令史白事不得宿外雖八
座命亦不許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則鑰之韓愈為吏部
侍郎乃曰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見鬼如可見則人不畏夫遽
人不得見令史古今史勢重任其出入勢輕始不禁其出
入自文公始

相鶴經一卷

鶴者揚鳥也而遊於陰困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
七故稟其純陽也生二年子毛落而黑點易三年頂赤而
羽翻具七年小變而非飛薄云漢復七年儼應而晝夜
十二時鳴：則中律百六十年大變而不食生物故大毛
落而衰毛生乃潔白如雪故泥水不能滂或即純黑而
腦尽成膏矣復百六十年變止而唯堆拍視目精不轉則
有孕千六百年形定飲而不食与鸞鳳同群胎化產為仙
人之騏驥矣大声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啄長軒於前
故後指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踈

且火喉以吐故脩頸以納新故矣壽不可量所以躰無青
黃二色者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依州
鳴止必集林下蓋羽族之清崇者也玉策記曰十歲之鶴
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十歲者終不集於林也其相
曰瘦頭殊頂則冲霄露眼黑睛則視遠隆鼻短喙則
少暝雙解久又音諧頰得宅鼈母耳則知時長頸鍊身則能鳴
視遠降則躰輕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鱉腹則伏產
軒前雷後則後儔高銜鹿藿則足力洪驛纖指則好
翹其經本浮丘伯 王子晉雀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經
藏高山石室淮南八公採藥得之遂傳於世

相具經 一卷

朱仲受之於琴高 栗魚浮於河海水崖必究仲奪仙
於高而得其法又獻殊於漢武帝去不知所之厥助為會
稽太守仲又出遺助徑尺之具并致此文於助曰皇帝唐堯
夏禹三代之貞瑞靈竒之秘室其有次此者具盈尺狀如
赤電黑雲謂之子其質素紅黑謂珠具青地綠紋謂
之綿具黑文黃畫謂之霞具紫愈疾朱明目絞消氣
障霞狀蛆虫不能延齡增壽其潔害二也復有此者
鷹啄蟬脊以遂温去水無竒功

具大者如輪文王得大秦具經半尋稜王得其懸懸於

招觀奉穆公以遺燕毫可以明日遠察宜王金
南海具如珠礫或曰駸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
浮具使人寡欲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
耀具使人善驚無以童子黃唇點齒有赤駸是也
疇具使胎消勾以近孕婦赤帶通脊者是也
管具使童子遇女人淫有青唇赤鼻是也
慧具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終者是也

碧具使童子盜春土有縷句唇者是也兩則重霽則輕
委具使人志行伏迷地糧豹百獸赤中圓者是也兩
則輕霽則重然則爾雅曰大者魴小者鱣餘賦黃

文餘泉曰黃文咽太而險蟻小而惰亦其畧也館閣
書自載相具經一卷不知作者

土牛經 一卷

釋春牛頽弟

常以歲于色為頭 遇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十干

甲乙木其色青 丙丁火其色赤 戊己土其色黃

庚辛金其色白 壬癸水其色黑 餘倣此

支為身 色 從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為十二

寅卯木其色青 巳午火其色赤 申酉金其色白

亥子水其色黑 辰戌丑未土其色黃 餘倣此

納音為腹 從金木水火土為納音

金白 水青 火赤 水黑 土黃 以此五色言之

立春日干色為角耳尾 支色為脛腹 納音色為蹄

假令甲子歲立春甲為其色青用青為牛頭子為支

其色黑、為身納音金其色白、為腹丙寅日立春

丙為干其色赤用赤為角耳尾寅為支其色青用

青為脛腹納音是火其色赤為蹄

釋策牛人衣服第二

以立春日干為衣色支為勒帛色納音為襯服色

假令戊子日立春戊為干當用黃衣子為支當用黑

為勒帛納音是火當用赤為襯服其策牛人頭屨鞭

策各隨時候之宜是也用紅紫頭髮之類

釋策牛人前後第三

凡春在歲前人在牛後若春在歲後則人在牛前春與

歲齊則人牛並立假令立春在十二月內則是春在歲前

即人在牛後如立春在正月內則是春在歲後即人在

牛前若立春在歲日同即是春與歲齊人牛並立陽

歲人居在左陰歲人居在右

寅辰午申戌子為陽歲 卯巳未酉亥丑為陰歲

釋籠頭韁索第四

孟年以府為之 寅申己亥為孟年 仲年以章為之
子午卯酉為仲年 季年以綵為之 辰戌丑未為季年
凡韁索長七尺二寸像七十二候 凡繫者乃牛鼻中環
木也亦名曰拘牛拘者常以桑柘木為之拘者是牛
券子用逐年正月中宮色拘券者牛鼻中木也即以
每年中宮色為之假令寅申己亥年正月中宮二黑
用黑色拘券子午卯酉年正月中宮八白用白色拘
券辰戌丑未年正月中宮五黃用黃色拘券

質龜論 一卷

夫龜者水產而行故八百年反大如錢夏則游於香

荷冬則藏於藕節為人所驚則隨波流蕩在於荷可
審而察之有黑氣如煤烟於荷心其狀甚分明遊人
往見之此謂之息氣也故非有太清法者則真能
取之矣或見其氣象輒莫驚動其荷當潛含水及
油膏喫之則其龜弗能遁形矣盧澤產水術云油
可見水族靈物若獲之可以其色以占於未萌凡卜
當以心指其龜若卜其生事龜之甲文乃變為執倉
之色其紅可愛若卜其死事甲文乃變為黝默之
色其淹可惡若卜其善事是龜也跼躍而耳能止
矣若卜其惡事則泊然不復變其色伏息竟日而

復其論曰夫甲黃足赤眼白尾青復黑者蓋稟受乎五行之粹也然而性畏刀鐵之器聞聲則不能動矣其論本在鴻毛溪之南九岩石室之前不可半畝許大其色壯如黃羅石復其名之上刻以金玉皆書周小象躰故鍾山泰嶽主室名之所秘錄也李淳風采藥於踵山鴻毛漢亭孤石室中遇嶽主語之遂索誠靖心仰視默記錄進唐太宗皇帝故世得聞焉

養魚經 一卷

范蠡復為陶朱公

朱公居陶齊威王聘朱公問之曰聞公在湖為漁父在齊為鴟夷子皮在西戎為赤精子在越為范蠡

有之曰有之曰公主足千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茅一水畜所謂魚池也以六畝地為池、中有九洲求懷子魚鯉長三十者二十頭壯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納池中令水無聲魚人生至四月內一神守六月內二神守八月內納三神守者鯿也所以內鯿者二萬三百六十則蛟龍為之長而將魚飛去內鯿則魚不復去在池中周繞九州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年二月得鯉魚長一尺者一萬五千枚三尺者四萬五千枚二尺者萬枚直五十得錢一百二十五萬至明年得長一尺者十萬者長二尺者五萬枚長三尺者五萬枚長四尺者四萬枚扁長二

尺者二千枚作種所餘皆得貨錢五百一十五万候至明年不可勝計也王乃於後苑治地一年得錢三十餘万池中九州山谷上立水二尺又谷中立水六尺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為長不覓也

師曠禽經 一卷

子野曰鳥之屬三百六十鳳為之長改始於此 鳳者

羽族之長鳳雄凰雌

鳳鴻前鱗從蛇首魚尾龍文

龜身燕頤雞喙駢翼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抱忠翼挾信足履正小音鍾大音鼓不啄生草五采備奉飛則郡鳥逆出則王平政国有道

亦曰瑞鷗

景純注尔雅云瑞應鳥也鷄頭蛇脰燕頤龜背魚尾五色采高六尺許出為王者之嘉瑞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及鳥獸則鳳鳥翔亦曰鸞鷟

鳳之小者曰鸞鷟五采之文三歲始備也

羽族之君長也鸞瑞鳥

鸞者鳳鳥之亞始生類鳳久則五采變易故字從變省祀年儀曰天下太平安寧則見其音如鈴璽然也周之文物天備法專之上綴以天鈴如鸞之聲也後改為璽一日鷄趣

王鴝：鴝魚鷹也亦曰白鷺亦曰白鷺

毛詩鴝摯而有別多子江表入吁以為魚鷹雌雄相愛不同居處詩之國風始閔睢也○鷺之色白者○鷹狀如鷹尾上白也

雉分鳥也亦曰鴝

善搏擊也○鴝摯爾雅曰雉絕者有力奮

五采備曰暈亦曰夏翟亦曰鷩鷩

爾雅曰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暈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鷩言其尾色光輝也周禮后六服一曰暈衣取其雉性分而守以此后德也○書曰

羽畎夏翟雉尾至夏則光解也

朱黃曰鷩雉白曰翰雉玄曰海雉

背毛黃腹毛赤頸色綠而鮮明周禮鷩冕取此○翰雉江南呼曰白雉海雉羽色純黑赤善鬪生海中島上首有朱色毛曰山雉

山雉長尾龍其護之林木之森鬱者不入恐觸其尾也兩則避於岩石之下怨濡濕也兩亦不出而求食死者雖衆頸有米囊曰避株

雉屬出華岳及盛山中晴暘頸出米色作囊遇樹木則避之故曰避株任昉曰亦名吐綏鳥

背有米羽曰翡翠

狀如鷓鴣而色正碧鮮縟可愛飲啄於澄瀾洄淵之側

尤惜顧野王符瑞苗曰鷓趣王者德則見

首者羽鷺卒百羽從之鳳靡鷺叱百鳥瘞之

鷺鳳羽止百鳥皆從也以類化○鳳死曰叱禽鳥啄土

以瘞藏之慈鳥曰孝鳥白脰鳥巨不祥巨啄鳥善警哀

吟夜

慈鳥孝鳥長則反哺其母大嘴鳥否○鳥之白脰者

南人謂之鬼雀鳴則凶咎○鳥之巨嘴者善避矰弋射

曰善警○鳥之失雌雄則夜啼

鷲鳥之善搏者曰鷲

鷲大人見而竦愕也

竊玄曰鷲色淺黑而大者其羽蟲鳥毛也

鷓曰鷓

鷹色蒼黃謂之鷓廣雅曰鷓鷹二歲色也鷹生二歲

如鷓也骨白鷓瞭曰鷓

能遠視也瞭而明白音了

鷓曰鷓奪曰雉

鷓畏風也向風搖翅其面迅疾狀類鷓色青搏

燕雀食之巨搏云若鷓鷓之逐鳥雀○鷓如鷓

而小者其脰上下亦取鳥雀如攘奪也 其羽曰濯於水中
今王公之家以為婦天者飾其羽直千金
腹有采文曰錦鷄

狀如鳩鴿鷹前五采如孔雀羽出南詔起山中歲採
捕之為王者冠服之飾

鳴鳩戴勝布穀也赤曰鴉雅亦曰獲穀春耕作也

楊雄曰鳴鳩戴勝生樹穴中不巢生爾雅曰鳴鳩戴
勝即首上勝也頭上尾趨故曰戴勝而農事方起此
鳥飛鳴於桑間雲何穀何布種也故曰不穀曰令
曰戴勝降於桑一名桑鳩仲春鷹所作也○鳴自鵲

鷄○江東呼為獲穀見楊雄訪○此鳥鳴時耕事方
作農人以為候

鷓鴣如黑黃、色鳥也亦名楚雀亦名商庚夏替蚩候也
今謂之黃鷓黃鷓是也野氏曰黃粟留声轉耳其色
薰黑而黃改名薰黃詩曰黃鳥以色呼也○北人
呼為楚雀○云此鳥鳴時蚕婦以為候對二文也

鷄鷩惡其類鴛鴦玄鳥愛其類

鷄與山鵲惡其類相值則相搏鷩狀類鵲長尾丹觜
鴛鴦匹鳥也玄鳥燕也二鳥朝奇而暮偶愛其類也
鵲以水言自北而南鳩以山言自南而北

鵠音鴈隨陽鳥也東逐南方集於江干之上故字從干
鵠亦音鴈中春寒尽雁始北嚮燕伐尚猶集於商
山陸岸谷之間攸事从午

鵠以声交而孕鵠以声感而孕白鷓相眈而孕鵠睛
交而孕○雄鳴上風鷓承下風則孕○鵠乾鵠也上下
飛鳴則孕○鷓雄雌相眈而孕鵠鷓状類鳧而足高
相眈而睛不眩轉孕而生鷓

鵠嵩周子規也歸必北向分日子規蜀名杜宇

尔雅曰嵩周既越間白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艸木凡
鳴皆北嚮也○啼若則倒懸於樹自呼曰謝豹○望帝
杜宇者盖天精也○李鷹蜀志曰望帝称王於蜀時荆
州有一人化從井中出名曰鷲灵於楚身死屍反泝流上
至汶山之陽忽復生乃見

望帝立以為相其浚巫山龍聞壅江不流蜀民墊溺鷲灵
乃鑿巫山開三峽降丘宅上民得陸居蜀人住江南羗住
城北始立木柵周三十甲令鷲灵為判史号曰西周後
數歲望帝以其功高禫位於鷲灵号曰開明氏望帝
脩道處西山而隱化為杜鵑或元化為杜宇鳥亦曰
子規鳥至春則啼聞者悽惻

隨陽曰雉鷓鵠也飛入南者羽晋安懷南江左曰逐隱

廣志云鷓鴣似雌雉飛但往南不北也。○異物記云鷓鴣白黑成文其鳴自呼象小雉其志懷南不北往也。○古今注曰南方有鳥名鷓鴣而南飛畏霜露早與暮出稀有時夜棲則以樹葉覆其背燕今亦不知有此鳥也。鷓鴣鳥也教不知死鷓信鳥也信不知用。

狀類鷓首有冠性敢於鬪死猶不置是不知死也左傳鷓冠武士戴之象其勇也。○鷓水鳥如鷓鴣而小隨潮而翔迎浪蔽日曰信鷓之類別群鳴喈喈優隨大小潮水也食小魚蝦蟇之屬雖潮至則翔水嚮以為信反為鴛鳥所繫是知信而不知所以自害也。

鷓有文而貪鷓不繫而貪

鷓狀類燕緝色雜出有紋色水際伺蚌出塚食之反為蚌所持死水中不知所食以為害左傳曰聚鷓為冠是也。○鷓鴣也不善傳繫貪於櫻肉也詩曰鷓飛戾天鮑照曰寒鷓

鷓志在水鷓志在木

鷓鴣水鳥也似鷓而水啄長尺餘餘下有胡大囊受教什湖中取以聚群魚候其渴涸奄取食之一名淘阿詩曰維鷓在梁志在水也。○爾雅曰鷓斫木為巢木中嘴如雞長數寸常斫樹食蠹虫啄振木虫皆動也。

鳩拙而安鷦巧而范

鳩鳴鳩也方言曰云蜀謂之拙鳥不善營巢取鳥巢居之雖拙而安處地雄呼陰○鷦鷯桃雀也狀類黃雀而小燕人謂之巧婦亦謂之女鷦閩東人呼曰巧女豕尖取豕秀為巢剖以縑麻若紡績為巢或一房或二房懸於蒲葦之上枝折巢敗巧而不知所托

鳧鷖之雜鷗鷖之縈

鳧鷖鴨屬色不純正故曰雜矣○鷗白鷗似山鷄而色

白行止閑暇

鷓鴣而艸衰雉澤啼而麥齊

爾鴉謂之鴉：伯澤雉如商庚春季之月博之伯趙方言田孤鷄鳴則草衰○澤雉如商庚春季之月始鳴麥平靡也

風翔則風兩羽則兩霜蜚則霜露羽則露

風禽鷺鷥越人謂之風伯飛翔則天大風○一足鳥一名商羊字統曰商陽一名兩大将則飛鳴孔子辨之於齊度也○鷓鴣鳥名其羽可為喪以碎寒鷓鴣飛則隕霜○露禽鶴也古今注鶴十歲變倉又千載變果所謂玄鶴也子野鼓琴玄鶴來舞露下則鶴鳴也鶴之馴養於家庭者飲露則飛去

林鳥朝翔水鳥夜啼山鳥岩棲原鳥地露

林鳥朝之將翔也霰而嘒啁○山岩之鳥多不巢○原名鷓鴣鳥之屬是也

靈鷓兆喜恠鷓塞耳

鷓噪則喜生○鷓一名休鷓廣雅曰江南呼為在鳥聞之多禍人恚之掩塞耳矣

鴛鴦也野則義豢則搏水露澤則碎擾則遂

月令曰田鼠化為鴛鴦閩東為之鷓蜀龐謂之循在田得食鳴相呼夜則碎呼昼則竹伏馴養之久見食相搏聞也○鷺野鴨也飛上大澤之中群處既豢擾

之恚其族類而相逼逐也

鸚鵡庠背而瘖鳴鵠別古而語

鸚鵡出隴西能言鳥也人以手撫拭其背則瘖癒矣○山海經為之鵠鵠今人歆其離以竹刀剔古本教之言語射上能作鳴鵠舞之

扶老強力鵠鵠友悌

古今注云扶老禿鷓也狀如鵠大者高七八尺善與人聞好啗蛇脯一作食之益力氣力走及奔為也○即

今雀屬也爾雅曰即今雉渠毛詩曰水鳥七大雀高天小尾長喙頰黑青灰色腹下正曰飛則鳴行則搖

又曰鵲鴿在原兄弟急難即令共母者飛鳴不相離
詩人取以喻兄弟相交之道也

案察雖、鴻儀鷺序鷓雀啁、下齊庶衆

鴻雁屬大田鴻小曰雁飛有行列也鷺白鷺也小不

踰大飛有次序百官縉紳之豪詩以振鷺比百僚

雍容喻朝美易曰鴻漸于干于盤聖人皆以鴻鷺

一群按官師也。鷓離鷓也雀屬衆人之象言多也

鵲鴿雄犯痺鷓鷓雌前雄後

鷓雀也鷓也二鳥皆雄者足高雌者並短。鳩鴿

鳩也鷓大如鷓生關西為鳥 急二鳥雌飛則隨雌

止隨止雌常在前也

鷓將生子呼母應雌既坐母呼子應

鳥伏卵成子鳴於殼母應之。鳥既鷓母呼應之

班鳩辨鷓鷓鳥害母

班次序也凡哺子朝送上下暮從下上把鳥皆否。

鳥在巢母哺之羽翼成啄母目飛去也

舒雁鳴前後和群棲獨警

舒雁飛成行也雌前呼雄後應也夜棲川澤中子

百為群有一雁不暝以警中也

覆卵則觀入水鷺臙也月

觀水鳥也狀如而數入水冷則不取譽石周卯以助
暖氣故方術家以觀巢譽石為真物也。伏月卯
則向月取其氣助卯也

宵鳥司夜行鳥生晝雄翼掩左雌 羽掩石

爾雅曰鳥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物食長啄穀食短味搏則利嘴鳴則引咮毛協四時合
色五方食物之生者皆長啄水鳥之屬也。鳥食五穀
者啄皆短

鳥善搏聞者利嘴。善啼鳴頸長也。春則七扇夏
則稀少而改易秋則刷理冬則更生細毛自温。倉鷓

之屬以象東方木行朱鳥之象屬以象南方火行黃鳥
之屬應土行以象季夏鷺之屬以象西方金行玄鳥以象北方水行
羽物變化轉於時令乾道始終以成物性

仲春之節鷹化為鳩季春之節田鼠化為鴛仲秋之節鳩復
化為鳶季秋之節鷹化為鳩雀入大水化為鵠孟冬
之節雉入大水為蜃淮南子曰鼈化為鸕鷀化為鸕鷀
鸕鷀化為布穀。復為鸕鷀順節令以變形也。○生物
者乾之始成物者乾之終隨時變化成就万物之性也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 四卷 漢郭憲 東漢光祿大夫

漢武帝未誕之時景帝夢一赤龍從雲中直下入崇蘭

閤帝覺而坐於閣上果見赤雲如烟霧來蔽戶牖望上有丹霞翳鬱而起乃改崇蘭閣為綺蘭殿王夫人誕武帝於此殿有青雀群飛於霸城門乃改為青雀門及更修飾刻木為綺撩雀去因以名青綺門

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年妻田氏女夷年二百歲顏童子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拾而養之年三歲天不秋識一覽暗誦於口

都夷香如棗核食一片則歷日不飢以粒如棗米許投水中俄而滿大盃也

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頭形如

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之間如黃鵠之音也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曰候日蟲帝置之於宮中旬日而飛尽帝惜求之不復得明年見細鳥集惟暝或入衣袖因名蟬宮內賓妃皆悅之有鳥隼其衣者數蒙愛至幸武帝末涓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為丈夫所媚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逸於臺上撞碧玉之鍾一掛懸黎之磬吹霜條一箎唱來雲依日立曲

唯有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巨灵帝傍有青眠喙毒巨灵乍出入其中或戲咲帝前東方朔望見巨灵乃目之巨灵因而飛去望見化成青雀因其飛去帝乃起青雀臺時

見青雀不見巨灵也

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歆衣
纓拂衣之恐躰痕也每歌也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回
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汚
其躰也帝常以衣帶繫麗娟之袂聞於重幙之中恐隨風
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為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氣節
目鳴相與為神恠也

井泉宮南昆明池中有灵波殿七間皆以桂為柱風來
自香帝既耽於神恠常得丹豹之髓白鳳之骨磨青
錫為屑以蘇油和之照於神壇衣暴兩光不我有霜蛾

如蜂赴火恃者奉麟鬚拂拂之

波祗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亦名荼靡亦名春蕪
一根百條其間如竹節柔軟其恠如可為布所謂蕪布亦
名香荼布堅密如執水也握一片滿室皆香婦人帶之弥
為芬護

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井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為簾青
琉璃為扇懸黎火齊為床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有霞
光繡有藻龍繡有連烟綉有龍爪錦有雲鳳錦翻鳳
閣上燒荼靡香屑以迎神女、留玉釵以贈帝、以賜
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黃誅歆之明日示之

阮發匣有白燕飛昇後宮人字此釵因名玉燕釵

元鼎五年邳支國貢馬肝石春碎以和九轉之丹服之弥
年不飢渴也以之拂髮白者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
伯惟須馬肝石

元封中起方山象招諸灵異乃東方朔言其秘奧乃燒天
下異香有沉光香精祇香明庭香金禪香塗龜香外國
所貢青檀之燈

起神堂臺上有九天道金床象床珀鎮雜玉為簾帝坐
良久設甜水之冰以備供濯酌瑤琨碧酒炮青豹之脯果
則有塗陰紫梨琳目碧李仙衆與食之

吠鞞國貢文犀四頭角表有光因名明犀置暗中有光影
亦曰影犀織以為簾如錦綺文文此国去長安九十里人長
七尺披髮至踵衆象入海底取宝宿於蛟人之舍得淚珠則
蛟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元封三年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
駁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帝使輦洞
石以起望仙宮跡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花牛津時得
意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因名龍鍾石武帝末元石
自陷入地唯尾出土上今人謂龍尾墩

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螭遊於路董謁曰昔桀未
喜於膝上以金簪貫玉螭腹為鉞金餘簪穿痕安非此耶

天漢二年帝昇蒼龍閣思仙術招諸方士言遠國遐方之事唯東方朔曰臣遊至此鍾人之山有園圃地苑皆植異木異竹有明莖竹夜如金燈折枝為炬照見鬼物之形亦名澗真草亦名照魁草採以藉足履水不流

有夢草似蒲色紅晝入地夜則出亦名懷草懷其葉則知夢之吉凶立驗也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果夢夫人因名懷夢草

有鳳葵草色丹葉長四寸久食令人身輕赤松子餌之三歲采黃蛇入水得黃珠一枚故名蛇珠亦曰銷疾珠語曰寧失千里駒不失黃蛇珠

有五味竹食之使人不眠名曰却睡草求多國獻此草此國人長四寸織麟毛為布以文石為牀人形雖小而屋宇崇曠織鳳錦以為帷帳也

烏哀國有龍火薤煎之有膏以和紫桂為丸服一粒千歲不飢語曰薤和膏身生也

有長中芬取其子置掌中吹之一吹長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於地上食之能空中獨立足不躡定草

帝嘗見慧東方朔折指星之本木以授帝以木指慧星尋賊滅也有甯秦大如斗斡之有汗如漆可染衣其汁著衣不可滌浣亦名闇衣秦有龍肝以冰各食之千歲不渴

善苑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煮其人殼於勝黃膠亦謂之螯膠勝於鳳喙之膠也

帝嘗夕望東邊有青雲起俄而見雙白鵠集臺之上倏忽變為二神女舞於臺振鳳管之簫撫落霞之琴歌青冥春波之曲舒閭海玄落之席散明天發日之香、出胥池寒國地有發日樹言以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
有玄都翠水、中有菱碧色狀如鷄飛亦曰翔鷄菱食之骨輕兼身生毛羽也

有遠飛鷄夕則還依人曉則繞飛四海常御枝之室歸於南山因落地而生高八九尺衆仙奇愛之釀酒名曰桂醪

嘗一滴奉觥如金色祝鷄公喜養鷄得遠飛鷄之卵伏之名曰翻明鷄翼下有目亦曰目羽鷄

帝於望鵠臺西起俯月臺、下穿影娥地、中有遊月舡觸月舡鳴毛舡遠見舡或以青桂之枝為棹或以木蘭之心為楫練實之竹為篙石脉之為繩纜也石脉出脯東國細如絲可縋万斤生石裏破石而後得此脉榮緒如麻紵也亦名石麻

有司夜鷄隨鼓節而鳴不息從夜至曉一更為一聲五更為五声亦曰五時鷄

有喜日鵝至日出時銜翅而舞又名舞日鵝 廣知一卷

神父將尋求昭陵大行梓官初發引王屬王時為翰林學士作平
調發引一曲其一曰玉宸朝晚忽掩黃衣愁霧銷金扇蓬
萊待得仙舟至人世已成非龍輶天伏轉西畿旌旆入雲
飛望凌宮女畫紅淚不見翠歸其二曰上林春晚曾是奉宸
遊水殿戲龍舟玉簫聲斷催仙馭一去隔千秋人重到曲
江頭事往涕唯收當時御幄傳觴處依舊水東流
吳孫休而烏程人目疾愈而能響言聞十數里外所聞之
即若坐間其隣家有子居外久不歸其父假之使其責詞子
聞之以為鬼神顛沛而歸亦不知其所以然廣古今五行記

說郛卷第十五

福

10-1